

詩三家義集疏

南書房壬戌年二月初十日欽奉
諭旨已故前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
祭酒王先謙所著詩三家義集疏發
交南書房閱看茲據奏稱該書計二
十八卷網羅散佚獨具苦心折衷異
同義據精確洵屬有益詩學堪以留
備乙覽請旨一片王先謙著加恩開
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勸欽此

南書房覆奏稿

發下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祭酒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臣等公同閱看伏查孟子說詩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詩至戰國已無塙解西漢之時齊魯韓三家並列學官蓋以去古未遠師承有自未容偏廢也毛傳旣出鄭康成爲之作箋三家之傳遂微其散見於各家所徵引者吉光片羽搜采爲難學者憾焉王先謙於千載後網羅散佚獨具苦心使西漢經師遺言輿旨萃於一編朗若列眉嘉惠來學實非淺鮮至其折衷異同義據精確尤爲有益詩學堪以留備

乙覽再查王先謙生平著述不下千卷光緒三十四年前撫臣

岑春莫采進所著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奉

旨賞給內閣學士銜嗣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臣瑞澂誤劾銷級士林冤之辛亥以後遁迹窮鄉不問世事今其身故已久可否

加恩開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勵之處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謹奏

陳君進呈稿

爲恭進業師遺著呈請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業師在

籍已故 特賞內閣學士銜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由翰林

院編修光緒初累官至祭酒歷充庚午雲南乙亥江西丙子浙江鄉試正副考官甲戌庚辰會試同考官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因病陳請開缺其在史館編成東華錄六百三十卷使薄海內外仰見 列聖謨烈承顯彌昭督學江蘇奏刊

皇清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尤能昌明經術俾宏儒效歸里以後歷主城南嶽麓書院務以經典導迪造成純懿之材迨學堂初開則又力挽澆漓講明正學既設師範館以研究教旨復設簡易小學十餘處以養正童

蒙裨益學風良非淺鮮三十二年升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以該祭酒覃思經術忠愛敢言著書滿家士林模楷稱爲一代大師奏請擢用三十三年故大學士升任湖廣督臣張之洞會同前湖南撫臣岑春煊亦以該祭酒學術純正博通古今衛道憂時士林宗仰咨由學部奏派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復經張之洞稱其純正博通當今山斗函聘爲存古學堂總教三十四年禮部奏纂禮書聘爲禮學館顧問各在案是年撫臣岑春煊采進該祭酒所著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周知中外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嘉獎宿

儒之至意欽此是該祭酒學術純正早在

先皇睿鑒之

中宣統二年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臣瑞澂誤劾鐫
級當時寃之辛亥以來遜居窮鄉絕迹城市流離顛沛不忘

朝廷憂憤既深以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鄉病故所著書籍
除岑春蓂采進四種外尙有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釋名疏
證補八卷後漢書集解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五十卷
元史拾補十卷合校水經注四十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五洲
地理志略三十六卷莊子集解八卷校正鹽鐵論十卷世說新
語八卷虛受堂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九卷續古文辭類纂三十
四卷駢文類纂四十四卷律賦類纂十四卷而詩三家義集疏
一種尤爲有益聖經三家在西漢本皆立於學官非毛傳所得

比肩自鄭康成爲毛作箋三家遂佚該祭酒於千載後網羅殘缺折衷異同使西漢遺經還爲完籍重以義據精埽家法粹然其功視孔氏正義殆不多讓合之曩進尙書孔傳參正及荀子集解二種揆諸國朝史例實屬有光儒林臣查漢書儒林傳諸傳經博士莫不稱述師說貢之於朝臣自愧學無所成不足揚紆皇風惟該祭酒係臣業師旣承授以遺經未忍斯文之墜茲特將所著詩三家義集疏裝潢成帙恭呈乙覽固爲表章師儒起見似於典學之暇亦不無裨助於萬一所有恭進業師遺著緣由理合呈請代奏仰祈皇上聖鑒訓示謹呈

詩三家義集疏序例

經學昌於漢亦晦於漢自伏壁書殘其後僞孔從而亂之詩則魯齊韓三家立學官獨毛以古文鳴獻王以其爲河間博士也頗左右之劉子駿名好古文嘗欲兼立毛詩然其移太常書僅左氏春秋古文尙書逸禮三事而已東漢之季古文大興康成兼通今古爲毛作箋遂以翼毛而凌三家蓋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爲獨得之奇故終漢世少尊信者魏晉以降鄭學盛行讀鄭箋者必通毛傳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繼則以宗鄭者暱毛終且以從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眾煦漂山聚蟲成雷乃至學問之途亦與人事一轍君子觀於古今盛衰興

亡之故可不爲長太息哉有宋才謂之士以詩義之多未安也咸出己見以求通於傳箋之外而好古者復就三家遺文異義爲之攷輯近二百數十年來儒碩踵事搜求有斐然之觀顧散而無紀學者病焉余研覈全經參匯眾說於三家舊義采而集之竊附己意爲之通貫近世治傳箋之學者亦加擇取期於破除墨守暢通經旨毛鄭二注仍列經下俾讀者無所舛望焉書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癸丑冬平江旅次詩有美有刺而刺詩各自爲體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詞以諷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實刺者美一也時與事不倫則知其爲刺矣自毛出亂經不復可辨然卽以毛論楚茨以下諸篇毛以爲刺幽王者篇中皆無刺義雖與三家合否不可究知然其體固存

也今並列以明之如關雎

魯說畢公刺康王也齊韓說刺也

騶虞

魯說歎傷之詞也

羔

裘

毛序刺朝也

女曰雞鳴

毛序刺不說德也

鳴鳩

毛序刺不壹也

鹿鳴

魯說刺也

魚麗

齊說

也

楚茨

毛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

毛序刺幽王也

甫田

毛序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

毛序刺幽王也

也

裳裳者華

毛序刺幽王也

桑扈

毛序刺幽王也

鴛鴦

毛序刺幽王也

魚藻

毛序刺幽王也

采芣苢

也

救

毛序刺幽王也

瓠葉

毛序刺幽王也

此皆同體

關雎之為刺

三家詩說並

同琴操騶虞鹿鳴諸篇亦與眾說相應無一家獨自立異者雖

舊文散落大致尙堪尋繹而毛於關雎騶虞別出新說又以騶

虞配麟趾為鵲巢之應私意牽合一任自為其居心實為妄繆

宜劉子駿不敢以之責太常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

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魚麗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

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解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南山有臺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宋洪邁容齋續筆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

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
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
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
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
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案左傳宋公享叔孫
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
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
子刪訂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乃祖鄭說耳且古詩逸

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晉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皮錫瑞詩經通論云漢初馬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自鄭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諸人皆以爲詩三百十一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

繁過執僇也渠思文也肆遏也夏大也謂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僇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之文而執僇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傳會鄭說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也愚案洪皮二說皆是詩之緣起先有辭而後有聲古詩無不入樂故有歌以宣之卽有聲以播之未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也惟聲旣入譜卽各自爲書

不復與本詩相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別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詩自爲詩聲自爲聲不相參雜之證宋書樂志云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又詩廢而聲不同廢之證南陔以下六詩之亡逸不知何時要決不在三百五篇之內僅有儀禮古學尙存笙詩之名此卽當時詩廢而聲未廢故止能笙而不能歌也毛欲藉此以標異於今文之學序又成於其手撰爲詩義屢入三百五篇之中然尙不敢大破籛籛竟改什數此其心迹之可窺見者也自鄭君信之遂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矣

史記稱韓生推詩人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所謂其歸一者謂三家詩言大指不相悖耳毛詩則詭名子夏而傳授茫昧姓名參錯其大指與三家歧異者凡數十卽與古書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爲鄭偏好諸家旣廢苟欲讀詩舍毛無從撫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覩遺文而長歎是以窮經之士討論三家遺說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陳氏最爲詳洽甄錄弁言藉明梗概其文其義散具篇章

陳喬樞魯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

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寢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資攷證佚文采摭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儀禮士昏禮鄭注引魯詩說公羊傳何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采爲魯詩疏漏尙多其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止此殘碑雖文與

毛同亦當備載俾得據以考證不宜取此棄彼也案魯詩授受源流漢書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乃荀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公之學出自荀子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說所本今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攷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出魯詩無疑矣後漢建

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
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
定爲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
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
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
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
義若健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
文往往與毛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予也注引魯詩陽如
之何釋草葍莖注引詩山有蘆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
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

楊賜奉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奢卽儉制美斯干之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關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又齊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尠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

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證間摭晁說之董彥遠說
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弔王暮馮
登府諸君皆續有采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
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
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
之學其大較也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
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
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
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樅比補緝齊詩佚文佚
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紀
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

悅中鑒諸書皆確有證據不逞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斬於
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
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
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
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詩禮師傳旣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
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
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
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吳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
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
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彪固世
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並據齊詩之文

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實實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韓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尙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

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豈僅甲戌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
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汜厯
樞言辛亥之際爲革命合己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豳
兔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雅文與魯韓毛並
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
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況乎沿
流溯源尙有涯涘之可尋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
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

又韓詩遺說攷序云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
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見於蜀志張紘從濮陽閻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

就鄭氏學見於魏志晉大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華陽國志外此不數觀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喪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凡別名家者皆增置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法旣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之過與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撫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唐書藝文志所載當卽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知非太傅之舊本蓋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元朗經典釋文間采毛韓異同而罣漏尙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遂訾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

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興觀羣怨之旨於斯焉備其主文而譎諫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與春秋固相與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章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

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邪

鄭志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孔疏誦古指常棣也夫周公作常棣召穆公於厲王時重歌之而左傳富辰謂之作詩是誦古亦爲賦詩之明證也顧常棣今知爲周公作伐木則無知之者蓋伐木之詩因文王少未居位時藉端求賢與友生伐木山阪迫身爲國君山林之朋友已爲朝廷之故舊宴飲敘情事非周公不能知詩非周公不能作也詳具本詩年遠世衰賢人隱於伐木歌此詩以見志聞之者以爲其所作故云周衰作刺又謂伐木廢朋友之道缺也若非古說尙有流傳此義當塵羅千載鄭箋常棣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

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儻無左傳爲證則詩屬召公矣伐木亦其比也故常棣伐木二詩爲誦古一體全經止此二篇因論詩體並爲揭出

魏源詩古微云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於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創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於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

易損而難輔於是齊詩魏代卽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於北宋物極必反情鬱思申於是攻毛議序者亦起於北宋不揣其本兩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於末學言止於甌臾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于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案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詁訓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

茅苴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蝮螫刺奔女也漆與洧說
人也雞鳴譏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
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
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
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
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
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茅苴爲蔡
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
衛大夫作碩人爲莊姜傳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
莊夫人及傳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

整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與毛傳同而志言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爲一卷與三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揚震傳引蠅螬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爲卷矣而毛又分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故今詁訓傳爲卷三十也案王氏說於漢志似符而於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鄭康成分合不可知則以鄭樵曰毛公時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也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

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
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
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
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
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與采
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
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
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
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
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
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

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蠶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

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

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毛序者惟

魏黃初四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毛序至是始行於世陳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爲用魚麗序班孟堅東都賦大德廣之所及爲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言卽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卽穿鑿論語齟齬詩義何論其他

馬氏端臨曰譬之聽

訟毛詩其左證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逋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爲畢公作以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序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識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乃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

一面之詞遂不煩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質然惟以序說爲去取然狸首新宮之屬當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樂相表裏乃大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葛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既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

之言絲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辟倉子辟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敘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

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
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
荀卿一以爲河間人一以爲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
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
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愚案魏說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見故
備錄之攷毛之不爲人信者以序獨異故脫有如蔡邕之錄周
頌序者但使齊魯韓皆存其序三家雖亡猶若未亡而任其散
失不一顧念者則今古相仇意見橫出之過也毛詩之在西漢
自杜欽欽說小弁用毛詩賈捐之外鮮肄業及之者鄭箋一出
學者靡然以當時眾所不信之書特起孤行又值魏晉不甚說
學之朝肅謚之徒見而生心競起作僞致聖人雅言之教並衆

其殃宜其流至朱明尙有子貢詩說出也

爾雅魯詩之學先儒已有定論茲取其顯明者列注餘詳疏中
毛維字三家作惟或作唯彼其之其三家作已全詩大同然非
古書稱引不輒出之

毛傳巨謬在偽造周召二南新說屏入大序之中及分邶鄘衛
爲三國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義若如毛說是十五國風不全
也孔子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推詳聖
意蓋因周立國最久至孔子時已六七百年二南規制既遠史
冊無徵惟據詩篇尙存崖略故有不爲牆面之歎秦漢之際經
亦幾亡毛傳乘隙奮筆無敢以爲非者古文勃興永爲宗主幸
三家遺說猶在不可謂非聖經一縷之延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周南關雎第一注魯說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陽又曰洛陽而

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疏史記太史公自序天子

公留滯周南古之至洛陽裴驥注引摯虞文洛陽至地也漢書

司馬遷傳顏注引張晏文此魯家相承舊說也楊雄方言宛美

也陳楚周南之間曰宛以陳楚周南地望相接特並舉之遷雄

皆魯詩家也洛陽漢志河南郡雒陽縣陝關關陝漢志宏農郡

陝縣陝關南水經河水注云昔周召分陝以此城為東西之別

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周南詩篇有汝墳周南大夫之妻作有

采芣蔡人之妻作有漢廣江漢合流之地所作漢志汝南郡莽

曰汝墳汝水陰縣莽曰汝墳故胡國幹闕上蔡故蔡國

上蔡縣江夏郡沙羨江漢合流之地屬焉皆周南地也云自

陝以東皆周南之地者就周陳楚衛之間推測二南四至昭鋪

周南之西與周都接以陝為界其東北與召南接以汝南郡汝

陰縣為界其東南與陳接今漢陽縣東與楚接登於周南之篇其地在周之南故以周南名其國江漢家化雖

皆服屬於周然諸侯風氣盛各君其國如晉語之蔡原考工記注
之妨胡猶可考案周特羈廉撫輯之而已迨文王受命稱王召
公代行方伯之職南土日闢故別爲召南國名武王滅商之後
截定南國別建列侯禮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卽詩南國究竟矣詩人之作或當時采自
風謠或後世追述往事周南是歸美文王故云王者之風召南
則兼美召伯故云諸侯之風總覽詩旨愴然易明乃毛詩大序
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
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孔疏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必連言南者言此文王
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
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
又魏書儒林傳梁武帝問於李業興曰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
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對曰鄭注儀禮曰昔
大王王季居於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
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鄭分其故地屬之二公武帝又問曰若
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時所化
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愚
案周南之詩不及周公一語曷爲繫之於公若以公爲周聖人
然則文王非周乎抑非聖乎文王之先起自諸侯召公分土亦
任方伯之職既云繫之召公曷爲以諸侯之風歸之太王王季

乎且兩言之中析周召言人二南言化杜撰不辭聖門教授之
惜殆不若是然則入句語意難通與鄭譜說曲祖毛序啟梁
武分封之疑業興臆測助成其詞亦非瑣論也孔疏闕雅者詩
篇之名既以闕雅爲首遂以闕雅爲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爲
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爲詩乃
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爲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
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
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遠見文假外理
以定稱黃鳥顯絲蠻之貌草蟲棄嘒嘒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
瓠葉捨番番之狀天天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
受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並取篇末其中踳駁不可勝
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據
孔說是舊目如此三家當然今從之闕雅下毛加詰訓傳三字
今刪孔又云說文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
所以分別先後也愚案說文弟章束之次弟也不從詩國風
竹五經文字弟從章省象圍而次弟之形孔誤今正詩國風注

齊說曰詩三百五篇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

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疏

孔疏詩國風舊題也又云周南關雎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今

從之鄭箋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
十五篇謂之正風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

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案鄭注三禮周易中侯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下足得總攝故也詩三百五篇者詩譜序正義引詩含神霧文齊說也孔云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義讀曰儀可施於禮儀謂可以入樂凡賓客宴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義讀曰儀可施於禮儀謂可以入樂凡賓客宴享皆用之也漢書儒林傳王式云臣以三百五篇諫遷式皆學魯詩者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班氏學齊詩者是魯齊二家皆言三百五篇韓詩無考而孔云三家謂唯三百五篇韓傳後亡孔猶及見知韓與魯齊同也六篇亡失應以見在爲數孔謂毛學不行所致然班志藝文兼收毛傳並非不知毛學亦云三百五篇是三百五者漢儒通論稱之如此孔用以尊毛而抑三家非也詩者持也者亦譜序孔疏引含神霧文取聲同字爲訓孔云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在於至者也成伯璵毛詩指說引含神

霧文釋持兼二義較孔尤備矣詩大序風風也教也又云下以風刺上故曰風釋風兼二義與此兼教刺義合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司農注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賈疏若然此經有風雅頌則在周公時明不在孔子時矣風是十五國風從關雎至七月是總號愚案古有風雅頌之名當如先鄭說非孔子所定漢書儒林傳序言孔子論詩則首周南益孔子未定以前或篇次倒亂與今書不同與史記言刪詩爲三百五篇疑皆三家舊說

關雎注魯說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又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又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又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

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又
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
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
首齊說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
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韓敘曰關雎刺時也韓說曰詩人
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
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
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

以刺時

疏

毛序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釋文舊說此是小

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愚案大序末云然則關雎至召公見又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窈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箋哀葢字之誤也當爲哀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愚謂此本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樂而不淫謂琴瑟友之鼓鍾樂之哀而不傷謂寤寐思服展轉反側哀之爲言愛思之甚也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古哀愛字通釋名釋言語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與此哀意合聖人言教子夏豈有不知而作如此解釋其爲毛竄入之迹顯然鄭破字爲喪失之○周道至雎作史遷十二諸侯年表文云詩人本之衽席者玉府衽席牀第凡藝器鄭司農注衽席單席也賈疏衽席者燕寢中臥席古人燕褻之地或言衽席或言牀第其義一也王后晏起周道始缺詩人推本至隱而作關雎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義與此同后妃至作也漢書杜欽傳文欽言作關雎之人數在上之好色無度冀得淑女配君子也顏注引李奇曰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周之至君子劉向列女魏曲沃負傳文云晏出朝者據下引虞貞節注明朝字衍文云關雎豫見者與杜欽傳贊關雎

見微楊賜傳言關雎見幾同義今本豫見作起興王氏念孫謂
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妄改之王應麟詩攷引列女傳尙作豫
見文選後漢皇后紀論李善注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
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古有虞貞節注此引卽注文據李
奇劉虞說知詩爲康王后夫人作李稱康王后劉虞言康王夫
人者古后夫人得通稱猶後世后妃異號而韓說以后妃止是
一人也現匡衡傳以后夫人統言之亦齊說之明證列女傳云
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請罪宣王曰非夫人之
罪也嬖嬖庭稱姜后曰夫人而姜后之外又別有后夫人此魯
說可以推見周制矣周衰至詩作王充論衡謝短篇文上引詩
家曰魯說也云周衰詩作者專以風刺之詩言淮南汜論訓王
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
衰世之造也與此義同昔周至而作衰宏後漢紀楊賜語賜與
蔡邕同定石經魯詩亦用魯說云夫人不鳴璫者璫是夫人佩
玉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璫珩璫相準行步成聲時鸛鳴故
曰鳴璫今則鸛鳴時過而珩璫無聲也不鳴與上佩玉晏鳴同
義云宮門不擊柝者以下引薛君說互證之蓋夫人已去君所
然後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否則宮門不擊柝也後漢楊賜傳康
王一朝晏起閤雖見幾而作李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又皇后
紀論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注亦云見魯詩又楊雄法言孝至
篇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閤雖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
亂也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李注引應劭風俗通義云昔康王一

朝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楊應二家
與以上諸說同蓋魯詩王后並刺李奇諸人以爲歎后王充諸
人以爲刺康王非有異也周漸至篇首古文苑張超謂青衣賦
文後漢文苑傳起河間人與蔡邕同時者起以關雎爲畢公作
與論衡大臣刺晏合是大臣乃畢公魯詩所傳如此也云願得
周公者願得如周公之聖德羅泌路史高辛紀云康王一晏朝
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乃本起賦而竊易之世說謝征西稱
關雎有不妒忌之德夫人問詩是誰人所作曰周公作也襲周
南詩繫周公之說亦無根據孔子至端也漢書匡衡傳文其上
云臣聞之師曰衡受齊詩於后蒼此引后氏詩說也其謂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明主刺義姚氏鼐謂衡本學齊詩以關雎
爲刺晏起故云情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善其語取入集傳然
其說詩實不同是也班固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
微後漢明帝紀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李注引春秋說題辭曰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應門聽政之處
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
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班宋皆傳齊學合觀諸說知齊詩
非主頌美也關雎刺時也者王應麟詩攷六引韓詩敘文詩人
至刺時後漢明帝紀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云退反晏處者
指后夫人言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者大人當爲人君後漢馮
衍傳衍顯志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注薛夫子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

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妃后御見去畱有度今人
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互校明
紀注大人內傾于色大人是人君之誤大人見其萌大人又賢
人之誤也綜覽三家義歸一致蓋康王時當周極盛一朝晏起
應門之政不修而鼓柝無聲后夫人璜玉不鳴而去畱無度固
人君傾色之咎亦后夫人淫色專寵致然畢公王室蓋臣觀衰
亂之將萌思古道之極盛由於賢女性不妒忌能爲君子和好
眾妾其行侔天地故可配至尊爲宗廟主今也不然是無以奉
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陳往諷今主文譎諫言者無罪聞者
足戒風人極軌所以取冠全詩毛傳匿刺揚美蓋以爲陳賢聖
之化則不當有諷諫之詞得粗而遺其精斯巨失矣韓詩外傳
五引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而冥
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
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思案賢妃和好眾
妾取則天地廓乎有容以宮闈之幽深而德藏其內嬪御之紛
沸而道行其間型家化國以成天下是以萬物羣生於焉託命
爲孔子所深取否則匹君子稱好逮耳於萬物羣生何與乎又
案鄉飲酒鄭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燕禮注同此因後世樂歌
推言其義與當日詩指無涉關雎乃西都畿內之詩明錄於周
南者以召南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二詩例之關雎篇次蓋在汝
墳之後賦趾之前自孔子列冠篇首合樂者因之固知禮經
合樂在後不在周公之世吾問周公作樂不問周公合樂也

關關雉鳩注魯說曰關關音聲和也又曰鳴鳩王鳴又曰夫

雉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齊說曰貞鳥雉鳩執一無

尤在河之洲注三家洲作州疏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雉鳩王雉

謂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

雉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王化成箋摯耆謂雉

則言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摯耆謂雉

耆謂雉情意至然而有別○關關音聲和也者釋訓文史記佞幸

傳索隱關通也尙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

也案入亦通也太玄玄測都序注關交也關訓通亦訓交鳥之

情意通則鳴聲往復相交故曰關重言之曰關關謂鳥聲之兩

相和悅也玉篇關關和鳴也或爲咍廣韻咍二鳥和鳴說文無

咍字此後起之義鳴鳩王鳴釋鳥文陸德明毛詩釋文雖依字

且邊佳旁或作鳥說文鳴下云王鳴也从鳥不从佳則鳴是正

字爾雅郭璞注鳴類大小如鳴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鷺

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鷺尾上白愚案說文鷺下云白鷺王

鳴也段玉裁注謂轉寫之誤案王鳴也三字緣下科鳴字注誤

衍段說是也廣韻白鷺善捕鼠與捕魚之鳴是二物禽經鳴鳩

魚鷹都鵲行爾雅義疏云能扇波令魚出食之故淮南說林訓

謂之沸波邵晉涵爾雅正義云史記正義王鳴金口鷺也今鷺

寺三定長在卷一周南

六

鳥能翔翔水上捕魚而食後世謂之魚鷹其鳴緩而和順與白
 鷺相似而色蒼非即白鷺也參稽眾說是鳴鳩即魚鷹矣左昭
 十七年傳鳴鳩氏司馬也杜注鳴鳩王鳴也擊而有別故為司
 馬主法制擊虞槐樹賦嘉別鷺之王雖劉勰文心雕龍比與鷺
 同雖有別后妃方德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皆以鳴鳩為鷺猛
 之鳥毛傳鳥鷺而有別釋文擊本亦作鷺釋鳥郭注引毛傳亦
 作鷺擊鷺古通用非有異義鄭箋擊之言至也謂王鳴之鳥雖
 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夫詩詠關雎情意已顯與別鷺之義相成
 而不相妨鄭讀擊為至增文成訓轉失之矣有別兼遊不雙侶
 死不再匹二義夫雖至處也列女傳魏曲沃負篇文廣雅釋詁
 乘匹二也言雖鳩非不乘匹而人弗之見與張超賦性不雙侶
 義同讀者勿以詞害意文選張衡東京賦雖鳩麗黃關關嚶嚶
 思玄賦雖鳩相和歸田賦王雖鼓翼鸛鸛哀鳴交頸頡頏關關
 嚶嚶交頸關關承王雖言頡頏嚶嚶承鸛鸛言和鳴在無人之
 區有別於眾見之地也貞鳥鳴鳩執一無尤者易林晉之同人
 文下云寢門治理君子悅喜執一言其貞專也陸賈新語道基
 篇關雎以義鳴其雄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謂
 其雄雄之不乖居也蘇軾語錄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謂
 陽自然變化論雖鳩不再匹皆其義此鳥德最純全故詩人取
 以起興○三家洲作州者說文州下云水中可居曰州周統其
 旁从重川詩曰在河之州洲俗字知三家作州也云在河之洲
 者以洲上有林木此鳥有別其和鳴必在林木隱蔽之處故君

子取之後漢張衡傳泗河林之蔡蔡兮偉關雎之戒女李注蔡
聲相求必於河洲隱蔽無人之處衡見河洲林木茂密雖鳴
鳴思詩人諷戒之情而偉之與河洲隱蔽之說相成衡學魯詩
據此知魯韓義同毛傳但云窈窕淑女注魯說曰窈窕好貌韓
水中可居曰洲則詩指不悛窈窕淑女注魯說曰窈窕好貌韓
說曰窈窕貞專貌君子好逑注魯齊逮作仇魯說曰言賢女能
爲君子和好眾妾也齊說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韓說
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疏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逌匹也言
之善女宜爲君子好匹疏後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
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
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窈窕好貌者王逸楚詞九歌注
文下引詩曰窈窕淑女王學魯詩此魯說也廣雅釋詁窈窕好
也方言窈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閒曰窈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美
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窈窕美狀爲窈窕美心爲窈窕以美釋窈窕並與
王說合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窕善容曰窈窕與方言義同析言
之則窈窕義分渾言之但曰好也窈窕貞專貌者文選顏延年
秋胡詩李注引薛君章句文說文窈窕深遠也釋言冥幼孫炎本
幼作窈云冥深暗之窈也說文又云窈深肆極也釋言窈閒也

又肆也鄭注輕寃者好放肆非也肆與肆極同義肆極者狀其
深遠之至淮南兵略訓豁肆無景高注肆極也極豁之深不見
景也與說文肆極義合惟貞專故幽閒惟幽閒故穆然而深遠
意皆相承爲訓薛釋寃寃爲貞專貌主其根心之容而言以應
上文雖鳩貞一之惜於義最長匡衡云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曰
貞曰不貳卽貞專之義明齊韓說同說文淑清湛也廣雅釋詁
淑清也言女之容德如水之湛然而清亦深遠意也○魯述作
仇者釋詁仇匹也眾經音義引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
郭注詩曰君子好仇據此魯作仇齊述作仇者匡衡傳及禮緇
衣引作仇乃齊作仇之驗後漢張衡傳邊讓傳李注文選景福
殿賦李注嵇康琴賦注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注白居易六帖十
七引作仇並用魯齊詩言賢至妾也者列女湯妃有嬖傳云詩
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也始本列
婦怨本齊經加訓環詩字端作謂眾妾有怨者淑女能和好之
此舊義也女曰鷄鳴篇知子之好之箋謂與己和好彼亦釋好
爲和常棣篇妻子好合謂妻子和合也孟子凡我同盟旣盟之
後言歸於好謂言歸於和也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
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
德不嫉妬係用魯說改毛孔疏此眾妾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
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
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關雎至八嬪御覽皇親
部引詩推度災文宋均注八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關雎

有原者夫婦爲王化之原惟關雎詩義有之故宋云可以化四方也八嬪陳喬樞云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妻餘皆爲嬪孟子引詩刑於寡妻趙岐注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入妾卽此所謂八嬪也愚案詩緯用齊說趙注用魯說義正相通冀得賢妃正八嬪與求淑女和好眾妾合經言好緯言正者和好之俾各消釋怨妒以禮制情是卽所以正之其義相成也淑女至紀綱文選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李注引韓詩文言此淑女能奉順后妃之坤德紀綱眾妾和好怨者義與魯齊同此云成其紀綱匡衡傳言綱紀之首語亦同也易林履之頤雖鳩淑女聖賢配耦宜家受福吉善長久妬之无妄關雎淑女賢妃聖耦宜家壽母福祿長久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皆以淑女爲卽聖配不分后妃淑女爲二人少姜在門未達其義

參差荇菜注三家參作樛荇作荇左右流之注魯說曰左右

也流擇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注韓說曰寐息也疏傳荇接余

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寐寢也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孔疏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參借字三家參

詩三家義集流

卷一周南

八

作樛苻作荇者說文樛木長貌詩曰樛差荇菜文選長笛賦森
樛柞樛注森樛木長貌西京賦樛爽樛樛注皆草木盛貌也說
文差下云貳也差不相值也从左从夊廣雅釋詁差次也樛差
謂如木有長者有次者樛差然不齊一也荇俗字說文荇下云
荇餘也荇下云荇或从汙同璫數矧云矧矧云矧矧云矧矧
文荇餘同音借字孔疏引陸璣云接余白荇葉紫赤色正圓徑
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莖大如銀股上青下白鬚
其白莖以苦酒浸之爲菹脆美可案酒李時珍云葉徑一二寸
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蹠者尊也葉似尊而稍銳長者荇也爾雅
翼陂澤多有今人猶止謂之荇菜非難識也葉亦卷漸開雖圓
而稍美不若蓴之極圓也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
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亦似蓴猪亦好食民
以小舟載取之以飼猪又可糞田或因是得猪蓴之名○左右
動也者釋詁文邢疏引詩左右流之說文勛助也勛卽勛字之
消箋左右助也與雅訓合釋文上音佐下音佑讀與毛異明用
魯義流擇也者釋詁文郭注邢疏引同釋言流求也郭亦引詩
爲證陳氏奐云三家詩或用釋詁文訓流爲擇愚案爾雅本之
周公亦兼有眾家附益毛取流求釋經流擇固是魯義於參差
不齊中而擇其長成佳美者是擇與求義亦相近左右擇之猶
言驅勉求之雖鳩苻菜並卽所見起興○寐息也者慧琳音義
十四引韓詩文說文寤下云寐覺而有信曰寤寐下云臥也願

震福云毛傳寐寢也廣韻寐寢也息也蓋兼采毛韓二說論語
公治長鄭注寢臥息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注寢猶息
也足證毛韓義同愚案寢猶言不寐謂求此淑女至於不寐
也柏舟耿耿不寐易林作耿耿寢寐可證鄭箋釋為覺寐覺寐
即不寐矣後漢應奉傳奉上書母后之重典廢所因宜思關雎
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據注奉為韓詩學五禁用外傳文關雎
所求用韓詩
寢寐求之文

求之不得寢寐思服

注

魯說曰服事也

疏

傳服思之也箋服事

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服事也者釋詁文郭注見詩
邢疏服者周南關雎云寢寐思服此魯義也思服者思得此賢
妃以和眾妾之事箋用魯義易毛仍說為后妃求淑女故云思
共已職事以曲成毛義也桓寬鹽鐵論執務篇詩云求之不得
寢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
悠哉悠哉輾轉反
不得之有言其求誠也桓學齊詩此齊說

側注

三家輾作展韓說曰展轉反側也魯說曰展轉不寐貌**疏**

傳悠思也箋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說
文悠憂也不得淑女以為己憂悠哉悠哉猶悠悠也二哉字增
文以成句楚詞初放悠悠着天兮王注悠悠憂貌與說文義合
重言之見其憂之長也三家輾作展者釋文輾本亦作展呂忱
詩三家廢輾荒

從車展是轉字始見字林知三家作展說文驥馬轉臥土中人轉臥謂之展故馬轉臥即於展旁加馬謂之驥益證字之不當爲輶也展轉反側也者廣雅釋詁文即以本句互釋廣雅兼有魯韓義此韓義也說文展轉也是展轉義同禮曲禮鄭注側反側也蓋分言之則反訓覆側訓旁連言之則反側義亦同故展轉訓反側反側亦訓展轉何人斯箋反側展轉也與廣雅互證而義益顯詩重言以申意總謂不安之狀耳孔子言關雎哀而不傷即謂此也展轉不寐貌楚詞九歎王注文引本詩蓋魯義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注魯韓說曰友親也

疏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說文采撝取也琴瑟大祭祀及房中樂皆用之箋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是以琴瑟爲祭樂疏引孫毓云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詞也愚案傳上云后妃有闕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下云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既明言事宗廟又鍾鼓不能奏於房中是毛意以爲祭樂鄭申成之孫駁箋祖傳未爲公論然樂爲淑女設即不得是祭樂孫說實有神經指如韓詩鍾鼓一作鼓鍾知琴瑟與鍾皆房中所用可無祭樂之疑賴此孤證祛毛傳數千年之惑誠古經之

幸矣友親也者廣雅釋詁文魯韓義也釋名釋親屬友壻言相親友也孔疏思念此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又云言友者親之如友與廣雅合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注**魯說曰芼擣也取也齊說曰芼草覆蔓

韓芼作現**疏**傳芼擇也箋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

皆擇菜也某氏曰擣猶拔也郭云謂拔取菜以擣是拔之義關雎云左右芼之毛云芼擇亦謂拔菜而擇之也案釋言是魯說與毛異孫淵爲一邢遷就其說非是拔擇自二義不通假芼取也者廣雅釋詁文又云擣取也是擣取義同並魯訓芼草覆蔓者說文文引詩曰左右芼之陳壽祺云昏義言婦人將嫁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卽覆之義也愚案以荇菜覆蔓於牲上以爲祭品許說正本昏義齊說也韓芼作現者玉篇見部引詩曰左右現之現擇也現亦本作芼顧野王時惟韓詩存而引字作現與毛異證以玉篇中它所引詩知顧用韓詩也說文現擇也从見毛聲毛訓芼爲擇以芼爲現借字徐璈云廣雅現視也諦視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注**韓鍾鼓亦作鼓鍾

而擇之其義相成

韓說曰后妃房中樂有鍾磬**疏**傳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荇菜之

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說文鍾酒器也从金重聲。鍾樂
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从金童聲。今經典通作韓鍾。鼓作鼓鍾。
者外傳五引詩曰鼓鍾樂之。徐璠云鼓鍾謂擊鍾也。故靈臺曰
於論鼓鍾又曰鼙鼓逢逢。蓋編鍾左傳所謂歌鍾也。后妃房中
樂有鍾磬者。隋書樂志引漢侯包韓詩翼要文杜佑通典百四
十七陳陽樂書百十三引同。隋書經籍志包著韓詩翼要十卷
包一作苞。云房中樂有鍾磬者。鍾磬所以節樂。此證成韓詩鼓
鍾之義。侯云然者。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敎授樂燕樂之鍾。磬
鄭注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授樂謂
雜聲之和樂者也。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敎其鍾
磬。據此房中樂有鍾磬。詩上詠淑女下言作樂。明是奏樂於房
故云鼓鍾樂之言。鍾則有磬可知。此即禮文可明詩義也。鍾師
云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鄭注以
鍾鼓奏之。賈疏饗食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在廟故與祭祀同。
樂據此燕樂奏於房中。用鍾磬奏於祭祀。饗食用鍾鼓。猶磬師
凡祭祀奏授樂。既繫於磬。師知授樂用鍾磬。鍾師掌鼗鼓。授樂
鄭注謂作授樂鼓鼗以和之。既繫於鍾。師則授樂用鼗。其義一
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鄭注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鄭知不用鍾磬者。以用之賓燕與諸
侯饗食之禮同。必是以鍾鼓奏之。故言不用鍾磬。與鍾師注義
相發。賈疏乃謂磬師敎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鍾磬。房中
及燕則無鍾磬。殊未明晰。自來亦無達鄭指者。陳祥道禮書因

謂鄭氏注義岐出爲自惑誣鄭甚矣韓詩外傳一古者天子左
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
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大師奏
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觀容觀得則顏色齊顏
色齊則肌膚安髮賓有聲鶴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
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
告入也此言音聲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鍾鼓
樂之此之謂也韓此引又作鍾鼓足證詩古本元不同韓傳各
據所見爲說磬師疏云鍾師云掌金奏又云以鍾鼓奏九夏明
是鍾不編十二辰零鍾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也所引書
傳正與外傳合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疏云王出入據大
祭祀言案王夏卽九夏之一既奏王夏明當用鍾鼓足證外傳
言天子出入亦主祭祀言也大抵外傳雜采諸家不專一義解
者惟擇所宜侯作翼要專主鍾磬之說以韓內傳作鼓鍾本義
宜然也孔子曰闕雖樂而不淫云樂云不淫明指房中言卽此
語推之知聖人所見詩經必作鼓鍾而鍾鼓乃後出誤本毛傳
共荇菜備庶物以祭宗廟蓋所據本作鍾鼓故以爲祭祀不云
房中之樂此二說不可得兼後人用毛詩鍾鼓之文仍取韓說
房中之義斯爲謬矣房中樂者惟燕樂奏於房故以房中名之
蓋今俗所云細樂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蘋鄭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
之樂歌也燕禮鄭注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

子馨師賈疏房中之樂即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蓋周之後世樂歌廣及二南此房中後起之義與詩本義無涉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疏

釋文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本意後放此

葛覃

注魯說曰葛覃恐其失時疏

毛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葛覃恐其失時者古文苑蔡邕協和婚賦云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兒感其膺肸葛覃恐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徐璠云賦意蓋以葛之長大而可為絺綌如女之及時而當歸於夫家劉漫汗澣且以見婦功之教成也故與標梅並稱是亦士大夫婚姻之詩與何休謂歸寧非諸侯夫人之禮者義同魯家之訓也愚案徐說是也蔡賦恐失時用首章詩意次章已嫁三章歸寧正美其不失時玩賦末四語歸美意可見文王化行國中婚不違期非獨士大夫為然此就本詩說之鄉飲酒燕

禮鄭注葛覃言后妃之職此推言房中樂歌義例若
用以說詩則不可通以澣衣歸寧皆非后妃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注韓維作惟韓說曰惟辭也萋

萋盛也魯說曰萋萋茂也疏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

也萋萋茂盛貌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
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
萋萋然喻其容色茂盛也○說文葛絺綌草也釋詁覃延也郭
注謂葛延蔡賦作葛覃陳喬樞以為三家文案釋文葛覃本亦
作覃徒南反是毛詩有作覃者淮南原道訓高誘注潭讀葛覃
之覃又澤讀葛覃之覃高用魯詩而覃字不皆從艸禮緇衣釋
文葛覃本亦作覃知齊詩亦不皆從艸是覃字乃眾家異文也
說文覃桑葉覃長味也引申之凡延長者皆訓覃覃借字覃正
字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施于中谷與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
為馳言葛生於此而蔓延漸移於彼也孔疏中谷谷中倒其言
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又引王肅云葛生於此蔓延
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孔駁之云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
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愚案傳云興也未嘗
指定某句與某事如鄭說黃鳥飛集灌木興女有嫁於君子之
道則王喻外成為重然與毛意無涉孔疏非也葛生延蔓猶在
谷中鄭說較勝但黃鳥翔集和鳴見雌雄情意之至陽春融和

草木暢茂時鳥音變淑女有懷天機所流有觸斯感魯說以爲恐婚姻之失時義優於毛鄭也此從已嫁後追詠其情事惟辭也者文選揚雄羽獵賦阮籍詠懷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據此毛詩維字韓皆作惟它篇並同疏不復出姜姜盛也者文選潘岳藉田賦李注引章句文姜姜茂也者廣雅釋訓文魯說也茂盛義同故毛云姜姜茂盛貌黃鳥于飛集

于灌木其鳴喈喈

注魯說曰倉庚幽冀謂之黃鳥魯灌亦作橫

疏傳黃鳥搏黍也灌木茲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茲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倉庚幽冀謂之黃鳥者呂覽仲春紀高注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秦人謂之黃離齊人謂之搏黍幽冀謂之黃鳥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此魯說也方言驪黃自闕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揚亦用魯說孔疏引陸璣云黃鳥黃驪也或謂之黃栗畱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畱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與楊高說合今楚人亦謂之黃鸝不獨幽州爲然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鷺生離下云離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據此正今之黃鸝七月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鄭箋亦以倉庚鳴爲可離之候與說文合驪即鷺字與黎離鷺同音通用離黃之

為黃離猶益斯之為斯益離栗一聲之轉離雷又雙聲短呼為
離長呼得離雷二字也釋鳥倉庚商庚郭注即驚黃也又云驚
黃楚雀注即倉庚也又云皇黃鳥注俗呼黃離雷亦名搏黍案
皇黃鳥郭注誤馬駟黃白曰皇此鳥名皇知非驚黃之鳥也而
段玉裁焦循遂謂毛傳以搏黍釋黃鳥不云即倉庚是詩之倉
庚為黃鸞而黃鳥為今之黃雀黃雀啄粟故有搏黍之名因改
搏為搏以成其義攷釋文搏黍徒端反不音搏禽蟲隨地異名
不煩強釋必謂啄粟故名搏黍然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黃鳥名楚雀惟楚地有乎竊謂啄粟之黃鳥交之黃鳥是黃
雀它詩皆黃鸞郭注行云其鳴聲和調而國亮故葛覃云其鳴
啾啾其毛色陸離而鮮明故東山云熠燿其羽其為鳥柔易而
近人故凱風云睨睨黃鳥其頸端有細毛雜色故小雅云綿蠻
黃鳥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也其說是矣于詞也于
飛猶聿飛說詳桃夭魯離亦作檟者釋木灌木叢木郭注詩曰
集于灌木陳喬樞云爾雅釋文檟木字又作灌下文木叢生為
檟釋文同據陸所見爾雅本作檟則注引詩當亦作集於檟木
郭用舊注魯詩之文故字同作檟與毛異或本爾雅及呂覽高
注作灌木者是後人依毛詩改之愚案詩釋文灌木下毛無亦
作本則作檟者魯家異文也說文啾鳥鳴聲重言啾啾鳴相
和也玉篇口部啾下引詩云其鳴啾啾啾啾和聲之遠聞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注魯韓說曰莫莫茂也疏傳莫成

就之貌箋成就者其可採用之時○莫莫茂也者廣雅釋訓文
說文莫日且異也从日在艸中詩重言莫莫其義自眾草翳不
見日引申而出以狀葛葉延蔓廣遠後人增水旁為漠漠詩家
言廣遠義多承用之自此詩始也詩巧言章禮內則注釋文並
云莫又作漠是其證矣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穫淪也魯說曰是刈是穫是鑊鑊煮之也韓說曰結曰絺辟曰綌
齊斃作射齊說曰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

服之無厭言不虛也疏傳獲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

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絜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服
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來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
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刈取也者詩釋文是艾
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據此毛作艾韓作刈孔疏本
毛作刈是所見本異爾雅釋文是又本亦作刈是陸據爾雅本
作又說文又艾草也或从刀作刈今案葛但言艾其義不全故
韓申訓曰取也獲淪也者釋文是獲下云胡郭反責也韓詩云
獲淪也音羊灼反愚案說文淪漬也服虔通俗文云以湯煮物
曰淪既夕禮其實皆淪注皆湛之湯李輔平云說文淪雨流雷
下貌則獲為浸漬淋漓之狀與淪字意同皆謂浸漬而煮之地

足刈是鑊鑊煮之也者釋訓文陳喬樞云爾雅是鑊釋文又作
渡毛詩作渡卽鑊之段借詩正義引爾雅云云又申之曰以煮
之於鑊故曰鑊煮非訓鑊爲煮於林註改據此知孔見爾雅本
作是鑊鑊字亦是魯詩文也郝懿行云說文鑊鑊也鑊賞也淮
南說山訓注無足曰鑊鼎鑊皆煮器惟有足無足爲異然則刈
亦芟草之器因名芟爲刈且刈與鑊配並是器名故齊語挾其
鎡刈耨鎡章昭注刈鑊也方言云刈鉤說文鉤作鉤云鑊也愚
案刈鑊器名而以爲用器之稱此魯義實字虛用例也○爲者
煮葛以爲衣說文絺細葛也絺粗葛也結曰絺辟曰絺者玉篇
系部引韓詩文顧震福云說文結絺也絺結不解也釋名結束
也柏舟釋文辟本又作擘孟子滕文公篇妻擘棼高士傳作擘
棼棼大記紵一幅爲三不辟正義古字假借讀辟爲擘詩言績
葛爲布結束使密則精擘分使疏則粗也說文擘擘也詩曰服
之無擘此引毛詩魯齊擘作射者釋詁射擘也郭注詩曰服之
無射楚詞招魂王注射擘也詩曰服之無射是述魯文禮緇衣
葛覃曰服之無射是齊作射擘射字經典段借通用射擘至虛
也緇衣鄭注文云爲衣令君子服之者是以爲女適人後事較
箋云在父母家習絺綌煩辱之事者其義爲長此齊說也易林
兌之謙葛生衍蔓絺綌爲願焦用齊詩言爲願與注言已願同
云無厭者見君子安其所服恆德永好之意言不虛也者孔疏
云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案詩言絺綌之事始於爲而終於
服見婦功之實有成故彼文引以爲證此君子謂大夫以魯說

言三參事
推之仲春昏時女子親物有懷未夏適人親治締結爲君子服
見文王聖化隆洽國中士女婚期無愆此歌詠所由起如傳箋
所云當葛葉成就之時女尚在
父母家過時不婚非詩意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注魯說曰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

道也

疏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謂嫁曰歸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
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釋詁
言我也此女自我也詩云我告師氏矣我告者何我歸耳歸卽
末章歸寧之歸毛傳婦人謂嫁曰歸今知非者上章詠適人後
事此不當復言嫁也婦人至道也班固白虎通嫁娶篇文下引
此詩二句爲證云婦人有師者說文娶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
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姆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案姆與姆
同亦作母史記倉公傳作阿母蓋轉寫失真音存字變卽此師
氏矣云學事人之道也者昏義孔疏云昏禮姆纓笄綃衣在其
右鄭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鄭知
女師之姆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尙隨之公羊襄三
十年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
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母旣如此傳亦宜然孔疏又云南山鄭
箋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

何休云選老夫為傳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愚案孔據昏禮公羊傳知姆當隨女往夫家說文釋姆為女師是姆女師非有二義陳氏與謂女師與傳姆異女師在公宮宗室不隨行傳姆隨女同行應為區別以證成毛傳在父母家之義其說非是內則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亦證此為大夫家婚姻

薄汙我私薄滌我衣害滌害否

疏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

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何也私服燕服之用功深潔謂之宜衣謂禕衣以下至褌衣之衣服今者所當備乎何害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後漢李固傳薄言震之李注引韓詩曰薄辭也全詩義同說文汙穢也取經音義引字林穢也釋名滌也私近身衣凡親養者皆謂之私近身衣為私衣猶言褻服矣私與衣不分二事我私我衣對文以見義省字以成句上言我衣則知上我私為私衣猶大田篇西我公田遂及我私上言公田則知下我私為私田也說文滌濯衣垢也二句相屬為文言我之私衣既薄汙矣則薄滌之害曷雙疊古借害為曷故害易訓何此衣服中又有未汙而不必滌者故云何者當滌乎何者當否乎心

歸寧父母注魯說曰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

口相商之詞也

歸寧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釋詁寧安也說文

疏寧願詞也寧安也今訓安之寧詩通作寧自大夫妻雖

無事歲一歸寧者公羊莊二十七年傳何休解詁云諸侯夫人
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徐
彥疏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云歸寧父母是也詩是后
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不信毛敘故也案古天子諸侯夫人
皆不歸寧穀梁以婦人既嫁踰竟爲非禮傳凡入見春秋經莊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公羊傳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二傳解經意同非謂有當於禮
蓋春秋以降多違禮自恣若魯文姜杞伯姬皆是泉水載馳皆
以父母既沒義不得往則知因父母存而歸寧者必多然如國
策趙左師觸讐對太后云媼之送燕后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
反時至戰國猶知此義在西周之初自無后妃歸寧之事毛說
疑與禮不合惟大夫妻有歸宗之道見禮喪服傳又鄭志荅趙
商曰婦人有歸宗謂曰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與解詁合詳
詩旨以魯爲長說文晏安也詩曰以晏父母段玉裁云引三家
詩愚案此
或齊韓文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

[注]魯說曰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

[疏]

毛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

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
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箋謁請也○思古至位也淮南

倣真訓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注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猶采易得之菜不能滿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此魯說左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杜注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左氏引詩固多斷章取義此說周行與魯合是詩本義如此參證荀子解蔽篇引見此詩爲慕古懷賢欲得徧置列位思念深長諸家無異說藝文類聚三十引束皙云詠卷耳則忠臣喜唐書劉境傳同蓋人君志在得人是以賢才畢集樂爲效用而國勢昌隆也鄉飲酒燕禮鄭注卷耳言后妃之志亦後來樂歌義例無關詩旨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注**魯卷亦作葵韓說曰頃筐欹筐也**疏**傳

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芣苢薛君說云采采而不已此采采詩義當同采而又采是不已也釋草卷耳苓耳釋文葵謝作卷詩卷耳是也本草作臬耳云一名胡臬一名地葵一名蔬一名常思陶注云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物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也廣雅云苓耳蒼耳蔬常臬胡臬之

類耳案爾雅卷耳魯家異文說文蕤卷耳也卷耳也是卷耳
 有二玉篇以蕤為毒艸楚詞九思泉耳兮充耳王注泉耳惡草
 也此泉耳當即是蕤說文之苓則詩所謂卷耳蓋名狀俱同毒
 不毒有別孔疏引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
 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璠今或謂之耳璠
 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案列子釋文引蒼頡篇云耳一名蒼
 耳埤雅引荆楚記同陳啟源桂馥皆以為即今藥中蒼耳子是
 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即用荀子引詩意視御覽
 九百九十八引毛詩卷耳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易林鼎之乾
 傾筐卷耳憂不能傷易林用齊詩是齊毛俱有異文作傾說文
 頃頭不正也傾仄也字當以傾為正頃筐欹筐也者詩釋文引
 韓詩文說文欹持去也無傾側義玉篇欹下云今作不正之欹
 敝下云傾低不正亦作欹是欹為敝之借字說文箸飯敝也段
 玉裁云當作飯敝箸必傾側用之故曰飯敝宗廟有坐之敝器
 古亦當為敝器愚案說文敝敝用之故曰飯敝宗廟有坐之敝器
 不正之意也宮正奇裏之民注奇裏謂舁非常是奇裏猶敝邪
 言傾側不正者當以奇為正字敝字尚屬後起俗書緣奇誤敝
 遂以敝代敝敝行而奇義遂別即敝義亦隱矣頃筐後高前低
 其為製傾低不正故韓以敝
 筐釋之傾則前淺故易盈也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注魯韓說曰
 周偏也疏傳懷思實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
 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嗟歎息之詞我者文王自

我懷思也人謂古君子說文實實也無實字新附有之云置也
廣雅釋詁實塞也實當為實之誤字東山篇釋文實作實大千
反從穴下真不誤彼彼賢人周徧也者廣雅釋詁文杜注本之
釋文行列位也嗟我思古君子欲得實彼賢人徧於行列故淮
南云慕遠世猶綠衣篇我思古人意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
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
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楊注
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實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
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案楊以懷人實周行五
字連文說與諸家同苟此引與淮南高注意微異荀云因懷人
實周行故采卷耳不盈頃筐賦也高云采易得之卷耳不滿易
盈之頃筐以見執心不精不能成道故君子為國宜憂勞求賢
興也說詩不
同大義則一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注三家虺作瘳隤作頽疏傳陟升也崔嵬

虺隤病也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
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此下三章言遠行求賢
之事說文陟登也崔大高也嵬高而不平也釋山石戴土謂之
崔嵬土戴石為嵬案如許訓崔嵬是高而不平明石在土上則
土戴石為崔嵬雅訓誤也釋名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
曰嵬毛傳同竝與爾雅相反馬瑞辰云說文兀高而上平也嵬

寺三
卷長
一
周南
七

石山戴土也高而上平者爲石山戴土則知高而不平者爲土
山戴石矣此說是也釋詁虺隤病也釋文引孫炎云馬退不能
升之病也三家虺作虺隤隤今本無之明轉寫遺奪郝懿行云
據此說文引詩我馬虺隤今本無之明轉寫遺奪郝懿行云
字誤說文作虺云病也詩爾雅虺字俱虺之假借愚案郝說是
也易林賁之小過正作玄黃虺隤釋詁釋文出虺字云呼回反
字林云病也今經注無此字蓋虺卽虺之篆文誤字陸氏忽不
加察耳說文虺以注鳴無病義虺正字虺借字說文隤下隊也
續禿貌顏卽續之隸變顏隤通用字蔡邕述行賦我馬虺隤以
元黃王逸楚詞九思逢尤篇車軌折兮馬虺隤顏蔡王竝述魯詩
明魯作虺顏易林三作虺隤一作虺隤隤是虺爲齊詩
異文隤字又與說文不合然則作虺顏者韓詩也 我姑酌彼

金罍維以不永懷注三家姑作勗韓說曰金罍大器也天子以

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疏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
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三家姑作勗者說文秦人市
賈多得爲勗從乃從父益至也詩曰我勗酌彼金罍玉篇勗下
亦有此文又引論語曰求善價而沽諸是勗卽沽正字說文沽
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後人借爲市買之字沽行而勗廢此詩
作姑又沽之借字凡從古得聲之字音義多相通借既夕禮注

古文沽作古土虞禮注古文苦爲枯鄉射禮注釋文枯字又作
楷釋詁釋文詁本作故荀子勸學篇注楷讀爲沽彊國篇注楷
讀爲鹽鹽人典姑功注皆苦讀爲鹽是其例也詩字作姑義仍
爲沽毛傳姑且也以姑爲語詞望文生訓失古義矣文王遠行
求賢酒或不給取之於笏情事宜然伐木篇無酒酤我箋疏皆
以爲市買與此義同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彼亦彼賢人求而得
之則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也金罍至以梓許慎五經異義六
言罍制引韓詩文云大器也者孔疏引作大夫器案夫字衍下
旣云諸侯大夫皆以金此不得云大夫器司尊彝疏引無夫字
是也毛詩說言大一碩孔疏引阮譔禮圖亦云大一斛故韓言
大器也云天子以玉者詩釋文引作天子以玉飾孔疏云經無
明文案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孔疏琖夏爵名
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也說文斚玉爵也左昭七年
傳賂以斚耳杜注斚耳玉爵明堂位疏又云太宰贊玉几玉爵
然則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據此夏殷周爵皆用玉是
天子以玉也孔偶有不照耳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者釋文作諸
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是毛
詩以金飾罍與韓同惟毛言人君統天子諸侯言之韓以諸侯
大夫言唯是爲異疏云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
故皆以天子之事言愚案周南之詩是文王未稱王時作無嫌
於金罍爲諸侯之制毛傳統言人君所以成其曲說不若韓之

得實也云士以梓者釋文同孔疏司尊彝注彝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疏又云謂之彝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說文櫨下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从木雷聲彝下云櫨或从缶壘下云櫨或從皿壘下云籀文櫨文選班固東都賦列金雷雷借字固用齊詩蓋齊作雷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有雷尊顏注引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劭蓋用魯詩說又引鄭氏曰上蓋刻爲雲雷之象顏疑刻畫不同故兩引之案據毛詩說司尊彝注皆刻畫並舉非有異義陳喬樞云食貨志注引鄭氏稱詩藁有梅作藁與魯韓毛文異知此據齊詩也說文永長也言如此則我不至以賢之不見長久懷思冀望之詞也蓋文王當日以官人爲急慮巖棲谷隱之賢伏而不出不憚跋涉勞瘁躬親訪求故有崔嵬高岡馬病僕痛之事微呂尚於磻溪舉顓天於山林皆其明證故知不通三家未可言詩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注韓說曰崩施曰岡崩施者卽爾雅所說

山脊也魯說曰玄黃病也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注韓說

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

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
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
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廊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廊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魯說曰傷思也

疏

傳山脊曰
闕玄馬病

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
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醕必有醉而失禮者
罰之亦所以爲樂○崧崧至脊也玉篇山部引韓詩文說文同
俱本爾雅山脊岡爲訓邢疏引孫炎曰長山之脊也必言長者
脊脊骨長顧震福云孫說是也孔叢子云登彼邱陵崧崧其阪
法言云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崧崧也是崧崧爲卑小之邱玉篇
引埤蒼云崧崧沙邱也慧琳音義七十八引考聲云崧崧沙邱
兒也卑且長也委曲相接也廣韻崧崧沙邱狀崧音邇集韻崧
崧山卑長也或作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
注旁行連延說文邇行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
延卑於高大石之山謂之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邇
也詩人所陟之岡乃卑中之高者故特曰高岡非岡本高山之
名也釋名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名也殊誤陳奐云應續壘
韻玄黃雙聲皆合二字成義玄黃之不可分釋猶應續之不能

分釋也黃本馬之正色黃而玄爲馬之病色若以玄爲馬色而黃爲馬病則不通矣愚案陳說是玄黃易林乾之革玄黃虺隤此魯說蔡邕述行賦我馬虺隤以玄黃震之艮同文選曹子建行者勞罷役夫憔悴踰時不歸師之臨震之艮同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連讀知毛義誤此章姑字以紆蔡學魯焦學齊曹學韓皆玄黃連讀知毛義誤此章姑字與禽禽頭同兕下云古文从几觥下云兕牛角可以飲者其狀觥觥故謂之觥觥下云俗觥從光一升至名觥孔疏引許慎異義引韓詩文士昏禮疏引作韓詩外傳梓人疏引作今韓詩說云古周禮說亦與之同特性饋食禮筐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觥四觥一角一散鄭注引此又作舊說云一升曰爵者禮器士昏注論語雍也篇集解燕禮疏廣雅釋器同梓人亦云爵一升云爵盡也者禮器疏引異義同曲禮篇長者舉未醕注盡爵曰醕醕與醕音義同醕亦訓盡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醕也注醕盡也左隱元年傳未王命故不書爵疏引服注云爵醕也所以醕盡其材也白虎通爵篇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王制王者之制祿爵疏爵者盡也爵本酒器一升至少而易盡故訓爲盡引申爲爵秩之字亦並取盡意爵盡雙聲字爲訓也云足也者禮器疏引同飲不可多盡一升爲已足故又云足也說文獻禮器也象獻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獻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爵節足三字雙聲故又訓爵爲足云二升曰觥

者禮器注雍也篇集解燕禮疏廣雅釋器同梓人觚三升鄭注
觚當爲觶賈疏鄭駁異義云觶字角旁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
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
聞觚實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禮器制度云觚大一升觶
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案說文觶受三升者謂之
觚雍也篇馬注三升曰觚竝緣周禮字誤燕禮坐取觚洗注古
文皆爲觶又公坐取賓所賡觶作觶足證古書二字多相亂云
觶寡也飲當寡少者觶寡雙聲字禮器疏引異義同云三升曰
觶者上冠禮禮器注行葦釋文廣雅釋器同說文觶鄉飲酒角
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許以觶爲三升故云觶受四升
潤解於角也云觶適也飲當自適也者士冠禮釋文引字林云
觶音至至適雙聲字云四升曰角者禮器注廣雅釋器同云角
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者角所以觸此緣文生訓也釋樂釋
文引劉歆云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廣雅釋言亦云角
觸也禮戒多飲故以觸罪過爲訓云五升曰散者禮器大射儀
注廣雅釋器同注竝云散方壺之酒也蓋此器如壺而方云散
訓也飲不自節爲人誘訓者散訓同聲字爲訓淮南精神訓注
散雜亂貌荀子修身篇注散不拘檢者也多飲而散則爲人所
訕此器受酒愈多故以散爲名韓又推其義釋之云總名曰爵
者禮器疏引異義同對文則異散文卽通云其實曰觶者禮器
疏引同說文觶實曰觶虛曰觶據韓說凡爵實酒而進之皆曰
觶不獨觶也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注亦云實之曰觶云觶者

餽也者以飲食進人皆謂之餽說文餽饌也亦謂之饗呂覽長
攻篇達鬱篇注竝云饗饗也餽饗同聲字云餽亦五升所以罰
不敬餽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餽不
得名餽者左成十四年傳孔疏引同異義此下又云毛詩說餽
大七升許慎謹案餽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明許主韓
五升之說不然毛義也釋文引韓詩云容五升與異義引同又
讀禮圖云容七升彼蓋據毛爲說非也周禮小胥饋其不敬者
注饋罰爵也閭胥掌其比饋撻罰之事注饋撻者失禮之罰也
韓據禮爲說故云以罰不敬宋綿初云餽從光得聲廓從郭得
聲光郭一聲之轉說文光明也餽從光聲亦卽此義方言張小
使大謂之廓張大卽著明之義愚案君子有過人皆見之廓然
著明所以爲大說文其狀饋饋然故謂之饋言此器饋饋然大
也故越語韋注云餽大也後漢郭憲傳李注餽餽剛直之貌移
狀物之義以貌人與韓說君子有過廓然著明意正相發此餽
旣是罰爵非以餽人乃受罰者自取飲而盡之它爵實酒曰餽
餽雖實酒不以進客不得名餽也此詩言酌賢人亦用兕觥者
饗燕之禮有兕觥不必定是罰爵特就國君所有爲言耳七月
篇朋酒斯饗稱彼兕觥左昭元年傳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
鄭鄭伯蒹享之趙孟爲客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觥飲
酒樂是饗燕皆用兕觥非以爲罰韓說乃制餽之初義其後爲
禮亦得通用也○傷思也者釋詁文郭注思也邢疏傷者周
南卷耳云維以不永傷說文傷創也傷思也傷是傷假借字此

言君子思賢且與上文永懷一例故不訓傷為思而訓為思它處無訓傷為思者足證此文諸家無異義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注齊韓砠作岨韓說

曰云辭也魯吁作吁魯說曰吁憂也疏傳石山戴土曰砠瘠病

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齊韓砠作岨者說文岨石戴土也詩曰陟彼岨矣案爾

雅作砠是魯詩同毛其作岨者齊韓文皮嘉祐云釋名瘠山石戴土曰岨岨臆然也成國作岨不作砠本齊韓義說文瘠病也

詩曰我馬瘠矣瘠病也詩曰我僕痡矣痡病也痡病也邢孔疏

並引孫炎曰瘠人疲不能行之病痡馬疲不能進之病案孫以

瘠為疲不能行此魯義也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勞兮我馬

虺頽以元黃融會詩文易瘠為疲勞蔡用魯說正與孫合易林

左黃虺隤隤行者勞罷役夫樵悴隤時不歸處子畏哀正釋末句意

夫樵悴又申言之責之小過隤時不歸處子畏哀正釋末句意

處子無義乃君子之誤云辭也者文選傳咸詩注引薛君章句

文言此行云何我之憂矣鄭箋而今云何正云何二文連讀猶

言云如之何魯吁作吁者釋詁吁憂也郭注詩曰云何吁矣邢

疏卷耳及都人士文也郭引與毛異明據舊注魯詩文釋文吁

本或作吁陳喬樞云訓憂當從心吁吁疑皆吁之假借愚案說

文吁張目也列子釋文引作仰目也張目仰目皆遠望意不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圭

賢人憂思長望故曰吁憂也意自貫注非必借字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

疏

毛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箋后妃

文王得聖后受多福也文選潘安仁寡婦賦云伊女子之有行
兮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顧葛藟之
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李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
喻婦人之託夫家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纍之案潘以女子之
奉君子如葛藟之託樛木李引此詩爲釋是古義相承如此不
以樛木喻后妃葛藟喻眾妾也且詩明以樛木君子相對爲文
無后妃逮下不妒忌眾妾意文選班孟堅幽通賦葛藟纍纍於樛
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李注引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
木葛藟纍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潘李所用
詩義不能明爲何家大家用齊義而說此詩亦不及后妃逮下
知三家與毛義異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注

韓樛作利魯說曰藟巨荒也藟緣也**疏**

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木枝以下
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

以意下逮眾妾使得其次序則眾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
南土謂荆揚之域○南者文王所治周南箋謂荆揚之域案下
南有喬木言化行江漢則南是荆揚之域此詩之南其為陝洛
荆揚不可得知毛下言荆揚之域故鄭說本之詩言南有益證
毛以化自北而南釋二南字義為非矣韓樛作柎者釋文木下
曲曰樛馬融韓詩本並作柎說文以柎為木高胡承珙云馬習
魯詩疑魯本作柎與韓同也說文柎下云高木也樛下云下句
曰樛桂馥云此與柎字訓互誤說文以柎相糾繆也與下句意合
蓼高飛也與木高意合釋木下句曰柎釋文本又作樛同樛柎
二字同聲相通愚案桂說是蓋古書以二字音同轉寫互誤宜
據以訂正文選高唐賦李注引爾雅作下句曰糾糾與糾音義
同糾繆和結正枝曲下垂之狀明釋文又作本為誤韓作柎正
字毛作樛借字後人據各書改併說文二字之義則遷就而失
其真矣葛見葛覃說文葛艸也詩曰莫莫葛藟一曰柎也又
云藥木也繫傳本草謂嬰與為干歲藥即今人言萬歲藤大者
如盤案廣雅釋草葛藤也即說文之葛草釋木諸慮山巢郭注
今江東呼巢為藤似葛而藤大即說文之葛草釋木所謂嬰與也二
者並是藤而有草木大小之不同釋文葛本亦作藥則其字後
人誤潤為一葛巨至緣也者劉向楚詞九歎葛藟藟於桂樹兮
王注葛巨荒也藟緣也詩曰葛藟之陳喬樞云孔疏引陸璣
云藟一名巨荒似燕巢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
酢而不美鉅離吟文說藟作巨離離金云藟文說藟作巨離
詩三民歲食流

雅距元恪草木疏末著魯齊韓毛四家詩授受四篇雖以毛
爲主爲之作疏實兼取三家說故說葛藟與叔師所述傳訓合
愚案藟爲矩齒古訓無微說文和也蓋亦巨荒之譌嬰藟卽燕
莫音同字異耳說文藟綴得理也無藟字蓋後人以葛藟是草
加艸作藟釋文藟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藟上附時掌反是毛
詩亦有作藟者纏繞上附陸分二義王訓藟爲綠與上附意合
藟旣上緣自然纏繞與藟無異義高注呂覽季春紀藟
牛云藟讀如詩葛藟之藟高用魯詩明魯本又作藟
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注**魯說曰履福也**疏**傳履祿綏安也箋如妾以禮
君子使爲福祿所安○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氣下引之形
廣雅釋詁詞也語相屬而氣微下引以舒之故爲語已詞句中
皆然不獨句末樂只君子猶樂哉君子矣君子謂國君毛此章
傳云履祿也履福也者釋詁履福也郭注詩曰福履綏之釋言
履祿也郭注詩曰福履將之引與傳異明舊注魯詩義如此說
文福祿也履足所依也與福相依無所不順故履訓福也釋言
履禮也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履禮互訓說文釋禮亦
言致福與履福也義合說文綏車中把也从系从安爲形聲兼
會意字釋詁安安也綏安也安綏古同字安爲安故詩書中安
皆借訓爲安上之之柯木下之之國君上言夫人託體於君子
猶葛藟延緣於柯木爲夫人慶也下言樂哉君子
子已得夫人有此百福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注魯說曰履祿也疏

傳荒奄將大也箋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說文荒蕪也一日草掩地也兩訓相成草多則荒蕪而所掩覆者大釋言荒奄也郭注奄奄覆也見詩邢疏孫炎曰荒大之奄周南云葛藟荒之郭云奄覆即掩覆矣荒蕪一聲之轉蕪與藟音同義近荒又作輶魯頌遂荒大東釋詁郭注引作遂輶大東說文輶覆也則知蕪亦有覆義矣參證兩文郭注知魯詩荒輶同字並言掩覆之大葛藟延緣柁木蔓生既久則掩覆者亦大也魯訓履為祿者引見上文履祿聲轉義同祿亦福也釋詁祿福也邢疏福祿對文則小異散則祿亦福也商頌元鳥篇百祿是何鄭箋謂擔負天之多福說文亦云祿福也禮少牢饋食禮使女受祿于天鄭注古文祿為福是福祿字訓並通履之為祿猶履之為福矣魯變文立訓故郭引不同釋詁將大也與上荒之文義相對首言安之此乃大矣成則更進次第如此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注魯韓榮作藟疏傳

旋也成就也○說文藟草旋貌也詩曰葛藟藟之說文衣部袞讀若葛藟藟之與毛詩同此作藟者三家文也士喪禮鄭注螟讀若詩曰葛藟藟之之藟鄭禮注用齊詩作藟與毛同則作藟者乃魯韓本說文藟收卷也葛藟緣木暢茂言收卷則非其義

蔡訓草旋貌謂草之盤旋而上達詳詩義蔡正字繁借字說文成就也从戊丁聲戊古文成從午萬物丁實而長大此物之終也故詩終言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疏毛序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賢也韓詩外傳九舉孟母教子為相還金二事終篇兩引詩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孫賢也外傳多采雜事而大義必與內傳相應證以振振繩繩螽斯之義知韓說此詩美后妃能使子賢也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順烈梁皇后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蓋詩人螽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後漢皇后紀言后治韓詩能舉大義此引螽斯詩即韓說而云陰以不專為義知韓言后妃不妒忌與毛同後漢荀爽傳爽對策略云眾禮之中婚姻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皆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呂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配陽施所螽斯爽治齊詩其論陽施螽斯之旨與韓毛同譙玄傳時趙飛燕為皇后專寵懷忌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

福襲楷傳楷上疏曰昔文王一妻誕至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
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益斯之祚文選張茂先女史箴比心益
斯則繁爾類說詩竝同是此詩美后妃不妒忌以致子孫眾多
能使皆賢自來說詩者無異詞序說言若益斯不妒忌則子孫
眾多益斯微蟲妬忌與否非人所知箋說因之
而益謬陳氏與祖傳於斯字斷句究屬牽強

益斯羽詵詵

注

三家斯作蜚詵詵作舂舂

疏

傳益斯蚣蝱也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蝱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
故能詵詵然眾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三家斯作蜚者
眾經音義十引詩曰益斯羽十三引同與毛異蓋三家文益蜚
與益截然二物毛詩作斯故後人以斯為語詞而潤益斯與益
為一物此大謬也說文益下云益也廣雅釋蟲益蜚也眾經音義
下云益或从虫眾聲蜚下云益也廣雅釋蟲益蜚也眾經音義
四蜚益也謂蜚蜚也小曰蜚蜚蜚大曰蜚蜚蜚也眾經音義
凡魚蝦子遇天旱水涸乾著岸有即可化蜚得雨水還復為魚
蜚若化蜚生子須掘地出之母俾遺種此食苗為災之益也說
文蜚下云蜚蜚以股鳴者从虫松聲蜚下云蜚或省蜚下云蜚
蜚也从虫胥聲蜚蜚二字相連為文此即詩之益斯也毛傳益
斯蚣蝱也方言春黍謂之蜚蜚廣雅釋蟲蜚蜚蜚也孔疏引
陸璣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蜚類也長而青長角長
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蜚而小班黑其股似璚瑁又五月中以兩

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恩案螽斯螞蟴螞蟴春箕春黍一
物數名並字隨音變螽螞蟴螞蟴春螞蟴螞蟴春螞蟴螞蟴
斯二字爲一蟲名與單名螽者迥別案呼之曰螞蟴方音春黍
又爲螞蟴釋蟲蜚螽螞蟴郭注螞蟴也俗呼螞蟴是也螞蟴之
爲螞蟴猶今人呼螞蟴爲螞蟴急口呼之則音變也倒呼之曰
斯螽螞蟴風五月斯螽動股玉篇螞蟴斯螽是也又曰螽蟴釋蟲
蜚螽螞蟴是也斯析雙聲字故釋文云蜚本又作蜚與眾經音
義所引螽蟴文合螽蟴隨地皆有初不爲害與食苗爲災之螽
形略同而性絕異自李巡釋爾雅蜚螽諸物概以爲分別螽子
異方之語陸璣以螽斯爲蝗類范甯注穀梁桓五年傳螽災之
爲云螽蟴之屬後人展轉相沿螽斯與螽遂併爲一物而莫可
究詰矣郭璞方言注江東呼爲虻蟴郝懿行爾雅義疏云螽此
類有三種一種碧綠色腹下淺赤體狹長飛而以股作聲憂憂
者螞蟴也陸疏前說是也一種似蝗而斑黑色股似瑤瑁文相
切作聲咨咨者陸疏後說是也又一種亦似蝗而尤小青黃色
好在沙草中善跳俗呼跳八丈亦能以股作聲甚清亮此三者
皆動股屬也郭廣異號適符今名郝據目驗尤詳形質矣螽蟴
羣飛故以羽言○說說作蜚蜚者釋文說說眾多也說文作蜚
音同陳喬樞云說文無蜚字陸氏所據蓋古本有之玉篇多部
蜚多也或作莘蜚蜚說說今文與毛同則蜚字爲三家今文愚案
言也詩曰螽斯羽說說今文與毛同則蜚字爲三家今文愚案
說無眾多義乃蜚之假借段玉裁亦以陸所據說文有蜚字爲

三家詩馬瑞辰云先辛雙聲通用小雅駝駝征夫說文引作莘
莘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有莘或作有旻是也廣雅釋詁詳多也
明所引三家義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注魯說曰文王十子伯邑
語助說詳絳衣

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

叔封南季載疏

傳振振仁厚也箋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妒則宜
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禮內則注宜猶善

也韓云能使子賢是能善其子也爾爾太姒文王至季載白虎
通姓名篇引詩傳文列女傳母儀篇同所引魯詩傳也皮錫瑞
云太史公用魯詩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子曰伯
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
曹叔振鐸次曰康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
其次序人名略異魯詩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成叔名處霍叔
名武史記以管叔爲兄周公爲弟康叔名武霍叔名處或史公
用古文說鄭古毛詩說無明文古左氏說次序更異思齊毛傳
但云太姒十子孔疏引史記云云曰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
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
次蔡叔度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
封次聃季載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定四年傳注蔡
叔周公兄孔疏亦引史記云云曰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
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

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史遷之言多辟謬故不用爲說案孔疏以毛鄭無明說依違其辭左傳疏則以傳有明文堅執爲是竊疑富辰隨意舉之不必皆以長幼爲次若以爲次不特管蔡周公兄成霍亦周公兄皇甫以周公列第七正據左傳孔謂不知何據疏矣周公苦次第七不應越四兄攝政又不應其後魯爲宗國賈杜皇甫雖據左傳恐非左意史記以管叔列周公上猶相去不遠而漢世今文通行多同魯詩白虎通誅伐篇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後漢樊儵傳周公誅弟注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張衡傳思元賦旦獲譏於羣弟兮注周公攝政其弟管叔等謗言魏志母丘儉傳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傅子通志篇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舉賢篇周公誅弟而典型立皆今文說趙岐注孟子云周公惟管蔡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後人多疑其非不知漢時今文說如是也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又在漢人前武氏石刻畫象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序次自後而前首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一人名泐蓋管叔鮮次蔡叔度次二人名泐蓋曹叔振鐸霍叔武次叔處上一字泐微見鉤挑似是成字次康叔封次季載上一字泐當是南字石刻所列與白虎通列女傳合白虎通云成叔處霍叔武列女傳云霍叔武成叔處石刻叔處在後與列女傳合與白虎通次序稍異而周公列武王後管叔前則分明可據足爲魯詩之證愚案襄楷傳李注

引史記言伯邑考等同母兄弟十人是眾妾所生者尚不在此數故大雅言百男詩上二句喻眾多下二句美善教孔疏言孫者協句生子眾則孫亦多愚謂作是詩時后妃必已有係非協句也說文振奮也釋言振訊也郭注振者奮迅太元元瑩元文句竝云振動也重言之則曰振振言后妃子孫受賢母之教莫不奮迅振動有爲之象也有駉傳振振羣飛貌左僖五年傳注振盛貌晉語注振振威武也竝與振字本義近亦與此振振義合麟趾振振同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注韓薨作肱韓說曰繩繩敬

貌也疏傳薨薨眾多也繩繩戒慎也○韓薨作肱者釋訓釋文引舍人本薨薨作雄雄當爲肱肱亦作翺因誤爲雄

廣雅釋訓肱肱薨薨飛也集韻十七登博雅薨薨飛也或作肱通作薨據此肱薨一字舍人本之雄雄有作肱肱薨薨者故廣雅引之而訓爲飛也釋訓同毛詩薨薨是借字廣雅本所引迺韓文玉篇肱蟲飛也薨羣鳥弄翅也二字分屬非是繩繩敬貌也者玉篇系部引韓詩文釋訓繩繩戒也毛傳釋繩繩爲戒慎本之顧震福云韓說敬貌當讀爲警常武既敬既戒夏官序官注作既倣既戒隸漢注釋文倣字又作警古警與敬通箋云敬之言警也釋名敬警也恆自肅警也說文警之言戒也从言从敬敬亦聲繫傳云禮曰先鼓以敬戒敬戒卽警戒下武篇繩其祖武傳繩愼也管子宙合篇故君子繩繩乎愼其所先漢書

禮樂志繩繩意變應劭注繩繩敬謹更正意也韓訓繩爲敬與毛訓戒慎義同

螽斯羽揖揖兮注魯韓揖作集宜爾子孫螽蟄兮注魯說曰螽

靜也

疏傳揖揖會聚也螽蟄和集也○魯韓揖作集者揖無聚義陳奐云廣雅釋訓集集眾也說或本三家揖通作集

如說文錄或作揖之例馬瑞辰云揖蓋集之假借詩辭之輯矣新序引作集說文計詞之集也又曰纂羣鳥在木上也或省作集是集本鳥羣集引申爲凡聚之稱重言之則曰集集廣雅本三家詩愚案揖輯集古字通用書舜典輯五瑞史記五帝紀漢書郊祀志作揖五瑞漢書兒寬傳統輯羣元注輯揖集三字同是揖集互通之證它書集集無連文明是此詩魯韓訓○螽蟄也者釋詁文郭注見詩傳案毛傳無此訓陳奐云此三家義何楷云說文螽蟄也物伏藏則安靜故又訓爲靜螽蟄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愚案此魯說陳又云說文對對盛也徐鍇繫傳云詩曰宜爾子孫螽蟄兮螽蟄取也此對義近之也據此或三家有作對對訓盛者淮南原道注螽蟄什伍之什呂覽孟春紀注音律注螽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此螽蟄什同音之證馬瑞辰云對對音義與螽蟄同愚案二說近附會振振繩繩螽蟄皆主性情言釋詁義合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天疏

毛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

女宜家受福多年男為邦君師之坤謙之夫噬嗑之既濟大過

之蹇解之歸妹同又復之解春桃萌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

樂無憂又困之觀桃天少華婚悅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陳

喬從云據易林說則桃天之詩蓋當時實指其事張冕云桃天

如為民間嫁娶之詩大學何由即指為實能宜家而可以教國

詳易林之語似是武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愚

案張說無徵然易林云男為邦君是齊詩說不以為民間嫁娶

之詩甚明參之大學宜家教國之義非國君不

足以當之不知為周南何國之詩也魯韓未聞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注魯韓天天作夭夭又作娒娒魯韓說曰

娒娒茂也灼灼明也疏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

以年盛時行也○說文夭木少盛貌從木天聲詩曰桃之夭夭

娒巧也一曰女子笑貌詩曰桃之娒娒從女天聲並三家文九

經字樣木部出夭天二字注云音妖木盛貌詩云桃之夭夭上

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據此夭正字天消字玉篇木部夭下云

木盛貌廣韻四宵夭下云說文云木盛貌詩云桃之夭夭木亦

作天案三引並刪去說文少字非是毛傳桃有華之盛者天天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三

其少壯也少壯與說文少盛意同徐鍇繫傳云桃之天天喻女
子在家形體日盈長也若無少字喻意不明易林云少華明齊
義同大學引詩桃之天天易林云桃天少華是齊毛同作天則
作夭娛者魯韓本也玉篇娛媚也與說文訓娛爲女子笑貌合
娛娛茂也者廣雅釋訓文許以女子笑貌釋字義張以茂釋詩
義兩訓相成正喻乃明灼灼明也者亦廣雅釋訓文與毛傳灼
灼華之盛也義異說文灼炙也炙是灸之誤上文灸灼也互相
爲訓灼無明義乃焯借字說文焯明也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
書作灼此灼焯字通之證連言灼灼者文心雕龍物色篇灼灼
狀桃花之鮮是也文選阮籍詩劉良注天天美貌灼灼明貌並
用三家義華者說文巫下云艸木華葉巫象形巫下云艸木華
也从巫亏聲驚下云榮也从艸从雩釋草木謂之華草謂之榮
對言則異散言則通榮從木木著華亦爲榮故說文訓華爲榮
後世代以花字而華義別行據易林春桃生花則華之爲花自
漢已然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通典五十九五經通論引束皙
曰桃天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
灼其華以喻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天之月乎詩人之興取義繁
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定候
也案束辨正毛序足解箋疏之惑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注魯

齊說曰之子者是子也

疏

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
無踰時者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之子者是子也者釋訓文此魯詩之子通訓與毛嫁子義異
大學引之子于歸鄭注之子者是子也明齊義同魯馬瑞辰云
釋詁如適之嫁並訓爲往傳以之與嫁同義故以之子爲嫁子
然詩言之子甚多如之子于征之類不得訓爲嫁當從釋訓訓
爲是子是也又云傳于往也以于爲如之段借故訓爲往然婦
人謂嫁曰歸詩既言歸不必更以于爲往爾雅于曰也曰古讀
若聿聿于一聲之轉之子于歸正與黃鳥于飛之子于征爲一
類于飛聿飛也于征聿征也于歸亦聿歸也又與東山詩我東
曰歸采芣詩曰歸曰歸同義曰亦聿也于曰聿皆詞也舊皆訓
于爲往或讀曰如子曰之曰並失之愚案此說足正自來注家
之誤說文宜所安也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家居也宜其
室家猶言安其止居易林長利止居正宜其室家之文此齊說
也毛以爲有室家
無踰時似非詩義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疏

傳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

室猶室家也○有蕢其實者舉蕢以狀桃實之大也字當爲廣
借蕢字耳說文蕢雜香草無實義釋草廣泉實釋文廣本作蕢
邊人其實蕢蕢注麻曰蕢喪服傳釋文蕢麻實內則注釋文蕢
字又作廣大麻子並蕢廣通段之證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
貨貝也引申之凡物盈於內皆謂之實故草
木果亦曰實也上室家此家室倒文合均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注齊說曰天天蓁蓁

美盛貌魯說曰蓁蓁茂也韓說曰蓁蓁盛貌疏傳蓁蓁至盛貌

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箋家人猶室家也○天天蓁蓁美盛貌者禮大學鄭注文以美釋天天盛釋蓁蓁蓁蓁茂也者廣雅釋訓文茂盛同義蓁蓁盛貌者菁菁者義釋文引薛君說此詩義當同也大學引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申之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與易林男為邦君及邦君所居樂國無憂義合此齊詩推演之說也上言宜家室但謂安其居止此言宜家人則能安一家之人故以家人國人對待言之惟自安其室家然後其家之人皆安之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注韓說曰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文王舉

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疏毛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殷紂至食之

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置絕響於林中劉良注云置兔網也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唐惟韓詩存劉注本韓說也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者墨子尚賢篇文下云授之政西土服據此劉注所稱殷紂之賢人即閔天泰顛墨子所

述實免冒詩篇古義劉注係節引故未言文王舉賢以左傳說詩義推之知韓說此詩本末如此也天顯先臣事紂見其無道逃遁山林文王舉之詩人閔商之危亂惡天顯之不終事王朝而為公侯腹心故作此詩蓋祖伊微子之志也時文王化被南方三分有二汝蔡江漢間先為殷地皆已屬周賈才樂為文王用而忠於商者有深疾焉是以為刺左成十二年傳卻至曰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其以文王為諸侯略武夫為己腹心他國之詞不嫌已甚仍繫之周南者南人所作也與下三章皆一地一時事

肅肅兔罝罝之丁丁注魯說曰兔罝網也又曰肅肅兔罝罝之

丁丁言不怠於道也齊說曰兔罝之容不失其恭疏傳肅肅敬也兔罝免

罝也丁丁柄杙聲也箋罝免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鼎上戰戰兢兢也重

言之則曰肅肅釋訓肅肅敬也魯毛義同罝兔網也者呂覽季春紀高注文引詩首句為釋淮南時則訓注同釋器兔罝謂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 周南

置綱罔義同肅肅免置言設此免置之人雖託業微賤能持恭敬之道肅肅至道也者列女傳楚接輿傳云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能之詩曰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免置之容不失其恭者易林坤之困文據此魯齊韓釋肅肅義同說文椽擊也設置於地椽擊其槩然後張之陳奐云椽杙謂之杙槩丁古杙字愚案說文杙撞也桂馥謂撞當爲撞五音集韻杙擊也義與丁合丁上从入一象所以入之物丁丁椽之使深入地習勞苦之事則易生慢易之容今此賢人椽杙入地勞云至矣而終始持以肅肅故劉云不怠焦云不失深美之也天顯隱居山林以兔爲食王充論衡宣漢篇云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免置窮處竝用此事與劉良說合王趙皆學魯詩明魯韓義同

起武夫公侯干城注魯說曰起武也干也韓起或作糾魯說曰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又曰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

疏傳起起武貌干扞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免之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說文起輕勁有材力也起起武也者釋訓文廣雅釋詁起材也材亦武也魯作起與毛同韓起或作糾者後漢桓榮傳李注引謝承後漢書云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借糾爲起此韓異文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者呂

覽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高注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干扞也者釋言文與左傳義合云扞難其城藩者堯典而難任人枚傳難拒也扞難猶扞拒也眾經音義二十引蒼頡篇藩蔽也城所以爲蔽故曰城藩諸侯至子也初學記二十四引白虎通逸文云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訓干爲禦與扞難義合云不敢自專禦於天子者城乃天子之城非諸侯所得專但爲天子扞禦而已公羊定十二年傳天子周城諸侯扞城何注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或因干軒同聲以謂與白虎通合案傳自言周城闕城之制非此干城義也諸侯爲天子扞禦其城此赳赳然雄武之夫又能爲公侯宣力以扞城故卻至以爲天子有道之事徵諸往籍如齊之管仲晉之狐趙諸人皆能輔霸主以尊王室漢世韓安國張羽以梁孝王將軍爲漢廷扞吳楚七國之難皆其證矣卻云公侯所以扞城其民又云公侯能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者公侯代天子牧民故但以民言云扞城其民者卻釋扞城竝爲虛字蓋古說如此與高注白虎通異左傳孔疏蔽扞其民若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云制其腹心者諸侯能奉公守法不敢私略武夫爲己腹心若天子制之然毛用左傳義迺於三章公侯腹心句下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斯爲謬矣劉向說苑復恩篇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此亦魯說言人君愛士則得武夫與公侯

共爲干城與御至
言天下有道意合

肅肅免置施于中達注韓達作尫韓說曰中尫尫中九交之道

也疏傳達九達之道○施與葛覃施于中谷聲義同釋宮九達

達曰達齊魯謂道多爲達師此形然也中尫至道也文選鮑照

蕪城賦李注引韓詩曰肅肅免置施于中尫薛君曰中尫尫中

九交之道也顏延年皇太子釋奠詩王粲從軍詩注引同說文

尫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尫从九从首或作達王念孫云尫

從九首聲故與好仇韻毛詩作達達在九韻字從壺得聲讀如

逐今韻尫達達竝入脂爲渠追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爲渠之

切以韻達字讀韓詩自知其誤云中尫尫中者詩倒句爲文如

葛覃中谷之例云九交之道也者與郭注四道交出復有菊通

義同左隱十一年傳及大達杜注道方九軌也劉炫規之以爲

九道交出孔疏引李巡爾雅注亦取竝軌之義因以劉爲非案

考工記國中經涂九軌此言其廣不名曰達若九達之達以縱

橫交午爲言其義各別且免置之設必在野外九達之區而非

國中竝軌之地言達義者當以此經爲斷薛說起武夫公侯

好仇疏

之亦言賢也○闕雖好仇用三家義改毛知此訓仇爲

怨耦亦三家說如此上言扞禦此言和好其義相屬
亦主追思治世言謂武夫與公侯爲天子和好敵國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注三家說曰肅肅免

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疏傳中林林中可以制斷公侯之腹

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肅肅至謂也徐幹中論法
象篇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
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
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窺其隙也詩曰肅
肅免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案此與列女傳易林云云亦本
三家爲說中林林中劉良注所謂退處山林也徐以中林爲隱
蔽與闢雕篇薛君言河洲隱蔽無人之處張衡以爲河林其義
正合蓋天顯處山林幽獨之處仍不改其肅敬之容故文王以
爲賢而舉之與曰季謙卻缺郭泰得茅容事相類上二章公侯
泛言治世之諸侯此公侯謂文王文王任牧伯居商公侯之位
云腹心者卻至所謂略武夫爲己腹心詩人蓋歎商之失人將
亡也桓寬鹽鐵論備胡篇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
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
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胡承珙云此言當時之臣異於周南之賢人不能折衝禦難爲
國干城將不免爲免置詩人之所刺也愚案胡說是此與詩本

義無涉

兔置三章章四句

芣苢注魯說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韓敘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韓說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疏毛序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箋天下和政敦平也。蔡人至壹也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宋陳邈妻鄭氏女孝經云采芣興歌蔡人作誡本此魏源云國語文王卽位諫于蔡原韋昭以爲蔡君則文王時已有其國矣蔡宋無風賴是詩存之徐璈云路史言蔡黃帝後姑姓國樂記武王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蔡宋皆古國名也云壹與之醢終身不改與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義同說文醢冠昏禮祭列女傳賢明篇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醢不改貞順篇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醢與此傳台潛夫論云貞潔寡婦守一醢之禮成同穴之義一醢正用傳語無大故者夫未死又不遣妾何以得去者白虎通嫁娶篇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芣苢至去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韓詩此下又云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蓋韓序也御覽七百四十二引作韓詩外傳誤云求已不得者反求而不得其故卽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意云發憤而作與列女傳云不聽其母微異而守而不去則同女子貞壹被文王之化而然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注韓苢作苢韓說曰

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魯韓說曰有取也疏傳采采非一辭也芣

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箋薄言我薄也。采采者采而又采薛君以爲采采而不已是也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者

釋文苕本亦作苕苕馬舄也又名車前韓詩曰直曰車前瞿
曰苕苕是韓詩作苕與毛亦作本同又引陸璣云幽州人謂之
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舄
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苕苕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
戎衛氏傳及許慎竝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皮錫瑞
云今醫家無用車前治難產者陸疏云云疑傳會毛序婦人樂
有子而爲之說世無夫有惡疾人道不通而婦猶樂有子者魯
韓二說與毛序正相反也陳喬縱云大觀本草六引陶隱居云
韓詩乃言苕苕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此爲謬矣此陶引韓
詩而駁之也然與毛詩釋文選注所引不合豈陶誤記耶又
王會解作梓苕恐與詩之苕苕爲二物衛氏傳當是衛宏所作
而釋文序錄不言後漢書謂宏作訓旨殆卽是也衛許皆習古
文詩皆宗毛不知何以解苕苕誤草爲木愚案說文苕苕一名
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呂聲周書所說許以苕苕一名
馬舄爲一事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爲一事兩存其義
以廣異聞非誤解也徐鍇繫傳云本草苕苕一名車前服之令
人有子爾雅注亦同韓詩云苕苕木名實似李則非也許慎但
言李則其子之苞亦似李但微小耳案小徐爲許曲解非說文
本義其引韓詩則緣隱居之誤也韓云直曰車前瞿曰苕苕者
釋草苕苕馬舄馬舄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
江東呼爲蝦蟆衣郝懿行云瞿謂生於兩旁然苕苕卽車前何
有瞿直之分蘇頌圖經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

尺餘抽莖作長穗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歷赤黑
色今驗此有二種大葉者俗名馬耳小葉者名驢耳圖經所說
葉長尺餘似是馬耳今藥所收乃是驢耳野人亦煮啖之其馬
耳水生不堪啖也愚案陸疏云芣苢一名當道廣雅釋草亦云
當道馬耳也韓所云瞿直者蓋以當道及生道之兩旁而言直
之爲言當也直道中故曰車前一名當道生道之兩旁則曰芣
苢說文明左右視也瞿鷹隼之視也瞿從明取義鷹隼下擊必
左右視之以取物故曰瞿引申之人左右視亦謂之瞿易謙
韓釋異名郝誤駁也莊子至樂篇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
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司馬彪注言物因水土成而陸產生於陵屯
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陵舄卽郝云小葉俗名驢耳者是道上
所生故爲陵舄鼃蟻之衣卽郭所謂蝦蟆衣郝云大葉名馬耳
水生不堪啖者以水生故名鼃蟻衣也芣苢牛遺音同字變牛
舌驢耳又音之轉馬耳慕衣鼃衣馬耳亦是音轉字變也釋草
云芣苢馬耳馬耳車前以芣苢車前與馬耳有生陵生水之別
故互釋之使人知名異物同正與莊子義相發韓又卽芣苢車
前分釋之薛云芣苢澤舄也寫亦作舄案此馬耳轉寫誤澤舄
也韓訓車前薛不應與之違異釋草蘼蕪郭注今澤舄是車前
澤舄二物雅訓甚明司馬莊子注云陵舄一名澤舄詩言采其
蕪傳蕪水舄陸疏今澤舄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是
二物形狀相近司馬因而誤注耳有取也者廣雅釋詁文與毛

傳有藏之也義異陳與云訓有為取本三家詩義王念孫云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將之則非其次矣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

疏傳掇拾也將取也○掇之者說文掇

拾也拾掇也互相訓發下云綴聯也象形掇聲義並從發蓋以手聯綴取之言其易也將之者說文將取易也穿五指將也是掇之為言掇也較掇更易故云取易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禠之注魯說曰結謂之禠

禠謂之襄疏

傳結執衽也扱衽曰擷○結謂之襄廣雅釋器文云結謂之禠者釋器文云襄袖也集韻禠或書作

褻玉篇褻衣褻也字或作褻通作胡深衣袂圓以應規注謂胡下也釋名禠禠衣之無胡者也此胡為袖也管子輕重戊篇丁壯者胡丸操彈胡丸謂袖丸也采物既多以袖受之此結之義也釋器執衽謂之結蓋衣裳皆有衽以手執其兩旁交裂處並合向前以受物毛傳本雅訓廣雅迺魯義也云禠謂之襄者說文襄袂也懷念思也古字通用漢書地理志外戚傳竝以襄為懷列女傳云始於將采之終於懷禠之訓禠為懷與廣雅合此魯義同符之證釋器扱衽謂之禠說文禠下云以衣衽扱物謂

之禪擷下云禪或从手扱下云收也扱下云進足有所擷取也
引爾雅扱謂之禪作扱謂之擷是擷爲進足向前以衣收物滿
貯之與褻禪義同郭注爾雅云扱衣上衽於帶蓋盛物滿褻則
上衽於帶情事宜然郭以意推之始采終禪列女傳所謂浸以
益親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注韓敘曰漢廣說人也疏

毛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

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說人也者文選曹植七啟李注引韓詩敘文陳啟源云韓敘說人夫說之必求之然惟可見而不可求則慕說益至其說是也江漢之間被文王之化女有貞絜之德詩人美之以喬木神女江漢爲比三家義同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注

魯說曰喬木上竦少陰之木韓息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注

魯說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

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

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羅侮焉交甫
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
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
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
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漢水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
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
空懷無佩劇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
也齊說曰喬木無息漢女難得橘柚請佩反手離汝韓說曰游
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疏傳興也南方之木美
喬上疎也思辭也漢
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
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
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南者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
漢江之南爲南郡文王化行江漢適當其地明與召南疆域相

接喬木至之木淮南原道訓高注文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夭从
高省引詩釋木上句曰喬又云小枝上櫟爲喬上句上櫟與高
注上疎同意故說文以爲高而曲也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
喬木高而少陰故不可休孔疏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
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
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韓息作思者外傳一引作不可休息易
文類聚八十八引同案列女傳一引作不可休息易林云喬木
無息是魯齊作息與毛同○說文漾下云水出隴西氏道東至
武都爲漢漢下云漾也東爲滄浪水浪下云水出隴西氏道東至
敘漢水原流與禹貢合詩江漢並舉知非水初出之地也游女
神女詩舉昔漢水之所有以興今貞女之不可求也江妃至謂
也劉向列仙傳文選阮籍詠懷詩李注引略同吳淑事類賦
引列仙傳云鄭交甫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珠大如荆雞卵
二女解與之既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此無佩珠語傳寫
闕逸文選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
見之聘之橘柚列女是列仙之誤文選楊雄羽獵賦漢女水潛
李注引應劭云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張衡南都賦云游女
弄珠於漢皋之曲王逸楚辭九思云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
靈女楊應張王皆學魯詩者也喬木至離汝易林萃之漸文又
頤之既濟漢有游女人不可得噬嗑之困二女賣珠誤鄭大夫
君父無禮自爲作笑婦較眩竝齊說游女至求之文選嵇
康琴賦注引薛君說曹植七啟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略

同郭璞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遇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同顧二女亦即亡矣又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御覽八百二引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荆雞卵說文魃鬼服也韓詩傳云鄭交甫遇二女魃服初學記地部下引韓詩曰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此韓詩說可參考者曹植七啟云諷漢廣之所求覲游女於水濱洛神賦云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曹學韓詩者也陳琳神女賦云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琴賦云游女飄焉而來萃江賦云感交甫之喪佩敬皇后哀策文云清漢表靈阮籍詠懷詩云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佩婉孌有芬芳皆用三家義徐璠云游女之為漢神猶楚辭之有湘君湘夫人也鄭交甫事未審係何時代亦以證漢神之實有耳詩以漢女之神不可犯興之子非謂游女即之子也斯言是矣列女傳六韓詩外傳一載孔子貢見阿谷處女事終引此詩則說詩者推演之詞不為正訓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注魯永作

兼韓永作漾云漾長也魯方作舫疏傳潛行為泳永長方泝也

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

必有潛行乘泚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絜
犯禮而往將不至也○說文廣殿之大屋也引申之爲凡遠大
之辭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江者禹貢岷山所導至今湖北江夏
縣合漢水入海魯永作兼者說文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詩曰
江之永矣引與毛同又云兼水長也詩曰江之兼矣兼采魯詩
釋詁兼長也正釋此義韓云漾長也者文選王粲登樓賦川既
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
漾水名韓借漾爲兼故訓長魯方作舫者釋言舫泚也邢疏孫
炎曰舫水中爲泚筏也周南漢廣云不可方思舫方音義同案
閩雅作舫與毛異字此魯詩文說文方併船也舫舟師也泚編
木以渡也方正字舫借字方言泚謂之筏筏謂之筏筏秦晉之
通語也楚辭惜往日篇注編竹木曰泚楚人曰泚秦人曰筏詩
釋文泚本亦作筏又作桴或作拊竝同又引郭云木曰筏竹曰
筏小筏曰泚說雖微異大旨則同此詩之方言併木以渡非謂
併船併船可入江編木爲小筏則不可詩以併木爲方又
自併船義引申之此章喬木神女江漢三者皆興而比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注魯韓說曰翹翹眾也疏傳翹翹薪貌錯

尺以上曰馬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
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

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說文翹尾長毛也。引申之凡眾盛而高舉者皆謂之翹。重言之爲翹翹也。翹翹眾也者。廣雅釋訓文王念孫云。詩翹翹錯薪。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爲眾貌。言於眾薪之中。刈取其高者。傳箋以翹翹爲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以爲眾。蓋本於三家。愚案此魯韓說文選。陸機歎逝賦。翫春翹而有思。李注。翹茂盛貌。詩曰。翹翹錯薪。茂盛與眾義合。亦用魯韓說。木眾盛已有高義。又於其中刈取尤高者。以喻眾女之中。欲取其尤高。聚者也。說文錯金涂也。謂以金塗物。其文錯雜。引申之。凡物雜亂皆爲錯。說文薪莧也。急就篇顏注。取木而然之曰薪。詩以薪言木者。目中之木。卽意中之薪。謂此翹翹。然而高而雜亂者。皆我之薪也。故先言薪。後言刈。若己是薪。則於翹翹義無當。何煩更刈。取乎陳氏。與以錯薪爲集草與木失之說。文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陳啟源云。荆有二。牡荆。蔓荆。楚乃叢木。非蔓生。蓋牡荆也。蔓荆子大。牡荆子小。故又名小荆。有青赤二種。青赤爲荆。赤者爲檍。檍條皆可爲筥。箱古貧女。以此爲釵。卽此二木也。說文秣食馬穀也。惠周惕云。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故曰之子。子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於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詞也。又左傳有反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餼則納徵無用馬者。馬瑞辰云。聘禮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注禾以秣馬是秣馬。亦禮餼之一。又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纁

衣乘馬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鄭箴膏肓據此謂
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是親迎必載婦車以往秣馬正載車以
往之事箋謂致禮餼非也胡承珙云東山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則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愚案鄭說禮餼非不可通但秣馬承
上于歸言自以惠馬胡諸說爲是箋
意與韓敘悅人旨合敬慕之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蕘注魯刈作采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疏傳蕘草中之翹翹然五尺

楚辭大招王注蕘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蕘廣韻十九侯引詩同
陳喬樞云據叔師所引知魯詩刈字作采不與毛同木言刈草
言采刈采散文亦通然以全詩例之如采蘋采藻采葍采菲采
芑采薇凡草之類皆言采其義尤合陸疏釋蕘云其葉似艾白
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食
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蕘爲香草也元恪多采三家
詩說說文蕘草也可以烹魚繫傳云今人所食蕘蒿釋草購蕘
蕘郭注蒨蕘蕘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蕘魚郝疏京師
人以二三月賣之唯集不中食今驗其葉似野麻而疏散娛亦
可啖陸以爲似艾白色蓋其初生時耳愚案蕘高丈餘故亦言
翹翹蕘是草而言薪者說文薪蕘互訓詩板釋文文選長楊賦
李注引許書蕘下薪也二字竝作草薪也漢書賈山傳楊雄傳

言三章重舉江漢以深致其贊美長言之不足又咏嘆之
顏注並云蕝草薪是草可解薪也說文馬二歲曰駒二章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注魯說曰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
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益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
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怨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
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
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鳥不離於爵羅麒麟不入於陷
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
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也乃
作詩曰魴魚资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

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韓敘曰汝墳辭家也疏

序毛

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周南至夫也劉向列女傳賢明篇文云周南大夫之妻者毛序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是此大夫本汝墳國之大夫而曰周南大夫者以其國在南國疆域之中時服屬於周也易林兌之噬嗑南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怒如周飢過時不遇與列女傳過時不來合是齊與魯同汝墳辭家也者後漢周磐傳李注引韓詩文傳稱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嘆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稱韓詩實韓序也云辭家者此大夫以父母之故不得已而出仕義與列女傳同故磐誦之而就舉也詳薛君章句周見鄭箋謂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與列女傳生於亂世迫於暴虐合孔疏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役也案論語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詩之作正當其時婦人知商王暴虐君子勤勞猶勉其無怠王事貽父母憂非被文王之化何以能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枝注魯韓說曰遵行也條枝也疏

傳遵循也汝水名也

墳大防也枝曰條韓曰枝箋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遵行也者廣雅

詩三於歲暮流

卷一周南

三

釋詁文明魯韓訓遵爲行易林南循汝水是齊訓遵爲循與毛
同案說文循順行也諸家訓異義同汝墳者漢志汝南郡定陵
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說文汝水出宏農盧氏還
歸山東入淮水經汝水篇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鄆
注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
山又言出弘農盧氏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竝異名也
又云汝水出東南逕奇鄒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汝水出焉
世亦謂之大潁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潁然則潁者汝別也故
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潁潁之聲相近矣亦或下
合潁潁兼統厥稱耳案釋水汝爲潁郭注詩曰潁潁道化行也文王之化
所見詩本作潁御覽七十一引詩曰汝潁道化行也文王之化
行乎汝潁之國也道彼汝潁伐其條枚陳喬樞以潁爲三家今
文非也列女傳及周磐傳注引韓詩竝作汝墳又王逸楚辭九
章注水中高者爲墳鍾之詩云道彼汝墳是三家詩不作潁
漬自毛詩異文御覽所引是毛詩序尤其明證特不見於陸氏
釋文耳陳喬樞云釋水又云江有沱河有難汝有墳郭注以爲
上水重見孔疏引李巡曰江河汝沱有肥美之地名攷史記高
祖功臣年表汝陰爲夏侯嬰國漢志汝陰注莽曰汝墳續志汝
陰注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也水旁之地多肥美者大
司徒辨土地之物生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鄭注墳爲水厓
以介物爲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是墳衍皆指水旁之地言高
者曰墳平者爲衍也墳漬古字通用然詩汝墳字不作漬郭於

汝爲潰下引詩曰遵彼汝潰非是據釋文云潰字林作涓爾
雅本皆作涓則潰乃譌字釋水上言汝爲涓此大水溢出別爲
小水之名故與河爲灘江爲沱諸別出之水以類言之下言汝
有潰此汝旁肥美之地名故與江有沱河有灘諸水旁之地亦
以類言之下又云許水厓水草交爲涓皆指水旁之地也李巡
於江有沱注云江溢流出爲沱則於汝爲涓下注云亦當然是
分辨二者極爲明晰自郭本涓誤爲潰遂誤切詩之汝潰卽爾
雅之汝爲潰而引詩以實之又於下文江有沱諸句注云上水
別出重見水經注本之以誤沿誤後人疑義紛起或執其說釋
詩汝潰爲爾雅別出之水或糾其失謂爾雅汝爲潰爲郭私改
之本不知釋水之文前後別言判然各異李注彼此異解昭然
無疑也愚案說文墳墓也潰水厓也是訓水厓之字本作潰其
作墳者乃假字陳因分別雅訓必謂詩汝墳字不作潰亦屬非
是爾雅此注李義爲優郭但不應於汝爲潰下引詩實之至云
汝有潰爲水旁肥美之地則說文義訓自合不在爭執文字也
鄭氏爲潰隱作注謂潰是汝別卽本雅訓特所據非作涓之本
然潰隱異稱澤卽今河南鄭城縣之大激水鄭氏考實此水固
是不妄今以作涓者爲是據說文涓訓水流未聞是水名也陳
攻郭而便鄭殆失之矣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李注詩曰遵彼汝
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潰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考工記注婦
胡胡字之國在楚旁說文墳大防也釋丘墳大防墳塋通婦
蓋紛字之借漢志汝陰故胡國莽曰汝墳證以續志引詩所謂

汝墳之國卽其地矣說文云伐擊也从人持戈條枝也者廣雅
釋言文毛傳枝曰條幹曰枝易林伐樹斬枝伐樹謂枝斬枝謂
條是三家訓條爲枝與毛同義說文枝幹也可爲枝幹是築牆
端木此許書借訓謂木之堅直可豎立者言己之君子伐薪汝
側爲平治水土之用勤勞備至也治水需用薪柴漢武帝時命
羣臣從官負薪貢河是其證箋謂伐薪非婦人之事以喻君子
處勤勞之職亦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注韓怒作悞魯說曰怒思
非其事失之

也一日飢也魯調作朝齊作周疏

傳怒飢意也調朝也箋怒思

思食○未見君子列女傳所謂過時不來易林所謂過時不遇
也韓怒作悞者釋文怒韓詩作悞音同說文悞惡貌从心弱聲
與怒同方言悞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或經音義四
悞思也傷也悞訓憂傷則如爲此擬之詞故說文怒飢餓也一
曰憂也从心叔聲詩曰怒如朝飢後說謂心憂如飢與韓義合
前說直謂怒爲飢則如讀爲然言怒然而朝飢正狀其憂傷之
切怒思也者釋詁文怒飢也者釋言文皆魯說雅訓兩釋與說
文合孔疏引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宿不食卽朝飢矣魯調
作朝者說文翰旦也从朝舟聲蔡邕青衣賦思爾念爾怒焉且
飢且乃旦之譌旦飢卽朝飢蔡用魯詩知說文作朝爲魯文晉
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正用詩語
齊作周者易林作周飢朝從舟聲舟周古通

邇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注魯韓說曰肄枿也

疏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箋已見君子君子反

也君子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

章而勉之○肄枿也者廣雅釋詁釋木文方言烈烈枿餘也陳鄭

之問曰枿音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或曰烈烈即葉也音

同字異書盤庚若顛木之有山葉釋文葉本又作枿馬注顛木

而肄生曰枿說文粵下云木生條也引書由葉作粵枿下云

伐木餘也引書作粵櫟下云櫟或从木薛聲枿下云古文櫟

枿即梓變體與櫟葉一字據說文粵為木生條是書之粵枿與

此詩條肄同義既顛之木復有發生長枝為條小栽為肄也說

文棄捐也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孔疏婦人以君子處勤勞

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觀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

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詳三家詩義大夫踰時不歸

妻恐其懈於王事則是君子未反孔疏得之

魴魚赭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注齊赭作經韓燬作

焜韓說曰赭赤也焜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

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

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

疏

火也孔甚邇近也箋君子

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

烈是時紂存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

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說文魴赤尾魚馬瑞辰云爾雅魴

魴郭注江東呼魴魚為魴魴魴魴三字一聲之轉本草綱目云

有一種火燒魴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

赤章今江南有魴魚其腹下及尾皆赤俗稱與綱目說同殆即

古之魴魚詩以魚尾之赤與王室之如燬愚案字林玉篇眾經

音義十九並云魴赤尾魚與說文合馬說魴之別種殆即赤尾

魴魚矣齊輔作經者說文經赤色也詩曰魴魚經尾為齊詩文

或從貞案列女傳韓詩俱作魴與毛同則魴魚經尾為齊詩文

其以魴為赤尾魚當本齊說也王室紂之朝廷如燬列女傳作

如毀王氏補注言王室多難如將毀缺不堅完也此魯義釋言

燬火也郭注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也爾雅魯詩之學據此

亦兼有齊文詩釋文齊人謂火曰燬是齊當作燬與毛同韓燬

作燬者說文燬下云火也春秋傳曰衛侯燬燬下云火也詩曰

王室如燬魯作燬齊作燬明說文作燬者為韓詩文周磐傳注

引韓詩曰魴魚經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兩引並作

燬足可證合王應麟詩外傳一引詩雖則如燬二句亦當為

詩文各異耳補赤至祿仕周磐傳注引薛君章句文云魴魚勞

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者以明詩取喻之義其言魚勞尾赤與毛傳同孔疏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哀十七年傳如魚賴尾衝流而彷徨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瞶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故爲勞也說與薛合魴魚尾本不赤據尋常目驗言之義各有歸不嫌互異燬煨皆謂火烈王室政教如之言暴虐也孔甚釋言文說文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嘉者美之至故引申爲甚義詩通詁也邇近釋詁文言君子所以觸冒危難而仕者因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藉祿以養釋孔邇爲與飢寒甚切近此韓義也列女傳迫於暴虐不得行義釋王室如燬句然而仕者爲父母在釋父母孔邇句言父母不能遠避則當無懈王事以貽親憂孔邇屬父母言此魯義也鄭箋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與魯訓合列女傳所云素與大夫言卽末章之指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注韓說曰麟趾美公族之盛也

疏

毛序闕雎之應也闕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闕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闕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尙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美公族之盛也者文選王融曲水詩序張銑注文此韓說也詩兼言子姓而專以爲美公族者子孫

之盛已見益斯篇義可參考得之時文王大業日隆族姓既多且賢故詩人歎之益斯之美乃后妃不妒善教所成至於公族多賢則國運鼎盛休徵日臻歷覽興朝莫不如此自是文王丕建周基擇賢佐理召公分治遂別爲風此二南所由分矣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注韓于作吁韓說曰吁嗟歎辭也

疏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麟磨借字說文麟大牝鹿也麒仁獸也麀牝麒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揖曰雄曰麒雌曰麟釋文出麟之止三字云止亦本作趾兩通說文無趾字廣雅釋獸麒麟步行中規折還中契不履生蟲不折生草此趾之德也故首章以趾爲興振振解見益斯言此振奮有爲之公子應運而出卽是麟也公子諸侯之子文王位爲牧伯此公謂文王公子卽是武周諸人文王而稱曰公足證周南之詩在文未稱王時吁嗟嘆辭也者文選謝朓八公山詩李注引薛君章句文據此韓詩于作吁于吁古今字說文吁驚也善咨也一日痛惜也嗟嗟也篆文無咨嗟字說解咨嗟當仍爲嗟善釋詁嗟咨疑也髮訓髮好亦借字吁嗟二字合訓是爲驚歎詞見公子多賢故異而美之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注魯定作頤疏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魯定作頤

者釋言頌題也郭注題頌也引此詩案毛作定則作頌者魯家
父也說文題頌也莊子馬蹄篇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崔云
題馬頌上當顧如月形者也廣雅釋獸麒麟狼題京房易傳云
麒麟狼頌即詩所謂定矣姓之爲言生也禮特牲饋食子姓兄弟
如主人之服鄭注子姓者子之所生亦謂孫也喪大記卿大夫
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注子姓謂眾子孫是也是姓訓爲孫公姓
即公孫上章公孫此章公孫下章公族次弟如此或釋姓爲子
謂公姓即公子或據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姓謂公姓是公孫
之子竝失之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注魯說曰麟似麋一角而戴肉設

武備而不害所以爲仁也齊說曰麟木之精疏傳麟角所以表

同祖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麟似至仁也公羊

哀十五年傳何休解詁文下引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麟

木之精者路史後紀注引詩含神霧文陳喬樞云木性仁故麟

爲仁獸角端有肉藝文類聚引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天下
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德及幽隱不肖斥退
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罔寤非時
張獵則去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蓋亦本之齊說左隱
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杜注諸侯不賜姓其臣因氏

其王父字或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據此孫以祖字爲姓因以祖字爲族族出於公公公孫之子爲公族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